

# 往事



友誼叢書之一

2000年冬

## 《友谊丛书》出版说明

砂拉越百五十多年的反帝、反殖斗争，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的最为广泛、深入和持久。从斗争的形式来说，1950—1962年以地下和宪制斗争为主，1963—1990则以武装斗争为主。

1950年开始，砂拉越的革命者接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以之教育和组织广大群众，终形成庞沛的赤道雨，打醒近于沉醒的大地，掀起波澜壮阔的反帝、反殖斗争。

1963年英帝关闭宪制斗争的途径，迫使革命者转入地下，到农村和边区进行暴烈的武装斗争。

有诗为证：大地惊蛰赤道雨  
山林咆哮暴烈风

“赤道雨”和“暴烈风”涵盖了砂拉越全部的反帝、反殖斗争；“风雨”也表示了革命斗争的困难和险阻。

在风雨中凝成的友谊历久弥坚，浇沃了《友谊丛书》使之开花结果。这套丛书正是以多种体裁，从多方面，多角度反映这场斗争。

(4-9-2000)



## 前言

憧憬着美好的未来，抱亘古未有的构想，撞击历史的老弦——《往事》就是历史老弦上腾跃的音符。

用青春和生命，挥热泪洒热血，在祖国的大地上谱写旷代之歌——《往事》就是这歌。

这本书所收集的往事，都是发生在这土地上真实的事，是作者们亲身的经历。

往事衍生于我们的社会现实，又给予社会现实以影响。往事震撼原有的经济基础，冲击建立于其上的上层建筑，有着自己逐渐形成的意识形态。

由于往事都是新生的东西，更由于这些新东西不幸夭折了，有给日益淡忘的趋势。为使雪泥上的鸿爪不致于湮灭，就请身历其境者叙其事，抒其情，甚而评之析之，使往事的痕迹得以留存。千秋功过，自有评说。

应该说明的是，本书所收集的往事只是从这一方面或以那一角度反映了发生于 1950—1990 年间的某些事实，并不代表那个年代的全貌。

编委会  
4-9-2000

# 《注事》目錄

---

《友誼叢書》出版說明 i

前言 ii

## 跳動的心

無名塚	舒華	5
這是人民的血汗錢	阿大	8
杜國華--友誼長存	小娟	11
山水詩情	兩田	13
闊別	雨田	17
生活如此多姿	老蔡	21
不讓青春留白	黎方	25
我們曾相聚	杜芬	27
清明節	杜芬	29
《秋夜》依然肅殺	何苦	31
慨然回首話當年	許保由	33

## 牆內

回憶當年獄中斗爭	黃冠俊	37
坐牢	沈戈	42
滿腔熱血一縷柔情	吳方	46
無限期絕食斗爭	丁東	50
絕水斗爭	洪爐	54
牢內交通	杜芬	56
獄中的文化生活	徐韻	60
老三篇二不怕	鄭皓	66
懷念范子龍	石韋	68
悼念賴滿妹	韓心	72
番石榴	杜芬	76
憶“誅達行動”	黃和順	78

## 山高水急林深

悼羅平	丹英	83
遺骨守疆林 猿啼伴長眠	思陽	86
花果山基地頌歌	小江	89
我愛祖國大森林	江鵝	93

森林糧倉“板督”樹 --附“板督”歌	江鵝	96
打獵趣聞	吳松美	100
打到沒有眼睛的鹿	阮賽蘭	102
東北小長征點滴	民	105
祖國山河不但美而且怪	俞詩東 梁嬌芳	110
第一次行軍	燕	114
訪第四省加央長屋	升	119
回憶1983年的三次反“圍剿”	民羣	124
一場地雷戰	兵	141
電閃雷鳴話當年	星火	143
難忘的一段經歷	海燕	148
大家歡迎的籃球運動	勤練	156
三位懷孕媽媽的艱辛	洪惠莉	159
吃在部隊	江泓	161
編后話		



# 跳動的心





# 无名塚

舒华

清明节前，与友人去寻找当年在动乱中失去生命的战友的坟墓。只见荒塚累累，有的是几位合葬一穴，有的只写化名，就在浅溪旁，无意中发现一截残旧的木板，红漆字迹已模糊，依稀可辨认是“……第五区战士……”英魂长埋荒山，令我感叹不已。

X X X

X X X

X X X

四月

芳草萋萋，  
轻烟袅袅。

沉重的脚步  
踩遍荒山小径，  
只为了追寻  
当年的矫捷身影。

山脚下，  
浅溪旁，  
破损小盐木  
斜搁在烂泥里。

放下一束鲜花，  
    献上一份敬意。  
不知你是男，是女，  
    也不知曾否相遇。

也许  
    在浩荡人海里，  
    我们曾并肩振臂高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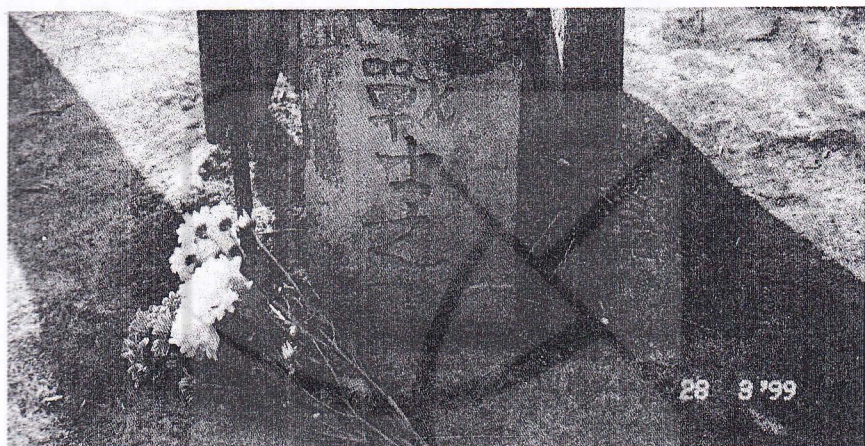
也许  
    在黑夜奔波中，  
    我们曾匆匆擦身而过。

残旧盐木板，  
    模糊的字迹：  
    “……第五区战……”  
是谁仓促间用红漆  
    刷下你的赤胆忠心？  
那斑驳脱落的字痕，  
    正是你用青春写下的坚贞不屈。

无需追查你的名字，  
    也不用探听你家住那里。  
我只肯定，  
    六十年代的洪流里，  
    渗有你殷红的血液。

风

扬起漫天纸絮，  
送来阵阵叹息……。



六十年代的洪流里，渗有你殷红的血液

## 这是人民的血汗钱

阿大

(编者按：这是一篇旧稿，发表于 1962 年公开政党的刊物上，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干部对人民感情的真挚，也可以体会出反帝反殖路线深得民心)

我参加募捐工作只有三四天，却在这三四天中遇到了二件不平凡的事。

一个热天的下午，我们一行三人，骑着脚车，浩浩荡荡向南兰律上段一个党员家踏去，他是个码头工友的小组长。当我们快要抵达他家时，他的组员小陈忽然停下脚车说：“你们看要不要向他捐，前天我来向他收年捐，他偷偷的从后门跑去隔壁借钱来还。”于是我们便停下来，讨论了会儿，得出了这么一个结论：应该向他捐，多少不计较，三角、五角都可以。

当我们抵达他家时，他正在家门口的一条小溪拾柴，是一个高瘦的四十多岁中年人，一看便知道是一个诚实人。看见我们来，他马上请我们到屋子里面去坐。我们便向他宣传募捐的意义，民族工作的重要性。只见他静静的，一句话也不说。谈完之后，我说：“阿伯，你按自己的能力，能捐多少就多少，三块、二块、五角、三角都可以。”他一

句话也不说的便转进屋子里面，一会儿便出来。吓！是两张红钞票！我们都呆住了，大家面面相觑，用眼睛商量是否要接收！但是时间不允许我们作更多的考虑，他的钱已经送到我们的面前来了。

在路上，我们都默默无言！

xxx

xxx

xxx

又一天下午，我们去向一个五十多岁的寡妇募捐，她是住在木杰立麻后山的。当我们到她家时，她吃饱晚饭，正在洗碗。表明来意后，老吴便向她宣传。当老吴讲到我们的同志在民族工作上艰苦奋斗时，她全神贯注地听；讲到一些别有阴谋者如何挑拨伊班人时，她咬紧嘴唇；说到我们的光辉成就时，只见她露出微微的笑容。老吴讲完了，她叹了一口气说：“我捐十元！”说完后，忽然低下头，看看老吴，又看我，才小声的说：“我要分三次还，现在先还四元，下月初还三元，再下月初还三元，可以吗？”我们都呆住了。她看见我们这般情形以为不可以，便难过的低下头。老吴马上察觉，连忙说：“可以，可以！”只见她兴奋地摆着那迟钝的身子走进房里去。我刚好坐在房门口的对面，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她在房里的举动。她在枕头底下摸了好一会儿才摸出二张一元的钞票，又匆匆赶到厨房踮起脚，从菜橱上摸出一堆银角。算一算，似乎不足够的样子。她便失望地思索了一会儿才忽然想起甚么似的赶回房里，从抽屉里拿出一个

铅笔盒，打开来拿出三个银角子，凑成四块。然后双手捧着那二张钞票连同银角送到我面前。这个时候，我的眼泪已经流出来了。是悲？是喜？或是……？我不会说。

过后，我一直在想，在这样的情形下，是否应该拿？老张说：“人民这样爱护我们的事业，我们也应该爱护人民才对！”又说：“我们可以跟老伯母说：您的经济不大好，您就少捐一点吧！”至于我呢？我倒觉得，只要我们全心全意为着人民，只要我们不使她老人家失望，我们是应该含泪地收下她的捐款。老伯母，您放心吧！我们绝对不会乱花您老人家的血汗钱！

写到这里，老伯母的影子又在我的眼前出现。

## 杜国华—友谊长存

小娟

杜国华，一个平凡的工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诗巫的工业还不发达。没有大型工厂，没有星期休业。当时的左翼工团——诗巫各业职工联合会，带领一些木工友、建筑工友、汽水厂工友、店员等争取到星期日休业。要怎样安排这难得的一天呢？有家眷的工友多数是陪太太孩子；来自农村的年轻工友星期天早上参加职工会的合唱团，下午参加职工会安排的义务劳动队。平时是吃老板的大锅饭，星期日中午去那里吃饭呢？微薄的薪水可吃不起餐馆的饭菜。国华便在家里开伙食，每个人出几角钱，买些简单的菜。在职工会唱好歌，国华便带领工友回家。他下厨，工友们或休息，或下棋，或唱歌谈天。开饭了，国华做的午饭营养又美味。吃过午饭，又可以在简陋清洁的客厅小睡一下。然后出发去义务劳动。在劳动休息时，国华又煮了甜品点心，绿豆汤、**bubur chacha** 等使农村的工友大快朵颐。吃好后又跳集体舞。工友们的星期日假期过得充实又有意义。

国华不是公开社团或政党的高层领导，也不是地下组织的领导。他凭着爱护青年，爱护工友的热心，照顾离开农村到市区工作的青年工友，引导他们



## 山水诗情

雨田

### 十二月组诗

#### 一、烈火

爱是烈火  
烈火已经点燃  
古老的土地  
一片火花在蔓延  
灰色的土地闪着霞彩晨光  
从此祖国要做一次  
奇异的远航

看吧！  
我们的旗帜  
是怎样胜利地飘扬在  
阴抑的寡妇山  
烈火怎样把黑暗的祖国  
照得通红发亮

(12/12/1962)

#### 二、告别

远方，山林向我热切召唤了  
妈妈

是祖国殷切的叮咛  
妈妈  
别淌眼泪  
别再把我不拦  
我爱你  
也热爱这土地  
别了，妈妈  
当胜利的喜讯传到你耳际  
可别忘记  
山边的野胡姬  
正是盛放的春季

(23/12/1962)

### 三、不要悲伤

不要忧郁  
不要悲伤  
祖国的明天  
会像阳光一样璀璨  
爱上祖国  
你的心就会开朗

土地在你心眼里不再灰暗  
她穿上了绿油油的新衣裳  
在阳光下闪耀  
你为甚么还悲伤？

去把地图张开来  
看  
在辽阔的祖国土地上  
遍地的宝藏  
布得满纸金黄

(23/12/1962)

#### 四、日子

日子  
像长河  
已往  
荡不起微波  
河边的老树伴着它长长的寂寞

日子  
像长河  
今天  
奋起了巨浪  
明天  
巨浪要接上天河

你老了  
长河  
但并不衰弱  
未来的日子  
会把你污红的浊水  
换上清波

你笑了  
长河  
尽情地笑吧  
叫巨浪的长舌  
在笑声里  
卷没那欺凌和压迫

(25/12/1962)



## 阔别

雨田

### (一)

倚窗前

一片黄昏景色

静寂蕴涵迷人的柔和

只一丝微风

悄悄拭去苦闷和寂寞

翅膀乘着情思的胳膊

驾一丝风儿

跟着你

在丛林野岳穿梭

看烟霞雾海和

山峦情意缠绵

听清脆的鸟声揉成新歌

一双麋鹿在树下闲逛经过

奥秘的丛林

我的爱人如今

正在你的怀抱探索

曾有多少这样的时刻

握着你从浅滩激流里  
掏来的石卵  
这时刻你应坐在平滑的大石上  
在瀑布飞流旁洗澡  
或者正是你思念我的时刻

(二)

伫立在大山的峰巅  
俯瞰滚滚的大江飞涛雷动  
震撼着  
像要喝醒渐渐  
迷糊了的江山

我尽让遐思驰骋  
追随你惯于跋涉  
长途的脚步  
犹豫着只怕赶不上  
你富丽神奇的  
生活

一荫老树  
一条横枝  
搭上一个篷帐  
要不然  
在枝桠间挂一块麻布

憩息一个夜晚  
等着天明去赶路

有多少赤膊的豪迈兄弟等着你  
诉不尽的豪情盛意  
愿上苍的赐予  
他们会留住你  
在这安适的夜  
叫你和伙伴寄宿在长屋里

(三)

你望穿了河山  
我与海洋作伴  
你看惯飞瀑横扫栏江石柱  
我看惯怒涛崩空卷岸  
江山多么娇娆  
似要衬托你们的豪情  
你的音容笑貌

我这久居的海边城乡  
等待着你的拜访  
有朝一日  
倚在波涛上的长桥栏杆  
携手同赏初升的太阳

望浩瀚的南中国海  
擎起千万把波澜  
接上万里晴天  
对这一片景致  
让我们互述阔别  
再比一比怀抱



# 生活如此多姿

老蔡

## 护身符

1963年初，老陆、老江、老王、老陈和我几个搞公开工作的同志，由于大逮捕、大动荡的结果，有些已和内部失去联系。面对新的局势，不知如何展开工作，大家有一种空虚无主的感觉，就像失去亲娘的孤儿。

有一天我们忽然得到通知，要在第二天晚上到下游巴拉当集合。于是由老陆带路，我们到巴拉当某胶林里一间空屋集会，谈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早，老陆、老江、老陈便先后离开各自回诗巫市区，剩下我和老王。老王约我到刘的家。刘是当时公开政党在乡区的负责人之一，和我非常熟悉，大家也很谈得来。我想，既然来到这里也不妨去看看她。

我们在当天上午十一时抵达刘的家，上她的房间还没谈上几句话，忽见她的侄儿匆匆跑上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姑姑，下面有……有……很多人！”我们往窗外一看，屋前屋后站着许多便衣官员。接着便听到一阵脚步声，某高级头目已站在我

们面前大声的喝道：“嘿嘿，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我们三个一下子都傻了，大家都说不出话。我知道这时候最要紧的是镇定、从容应付，不然将身陷囹圄，公开上还有许多工作未交待，同时昨晚才接到的任务等待着我去执行。忽然想到昨天早上收到人联党中央秘书长杨国斯的来信，还放在衣袋里。便拿出来递给他：“哪！这是我党秘书长杨国斯的信。由于最近电台、报章一直刊登人联党各支分部有许多党员退党，秘书长因此发函要我们调查真象后向他报告。我是诗巫支部执行秘书，我是来调查……”

“你别骗我，你是在银行工作……”

“不，我早在去年九月已经辞掉银行的工作，在人联党担任执行秘书。”

“哦！这一点我会进一步证实，我必须把你们带回去。我将请示上司如何处置你们！”

于是我们三人被带到诗巫警署，一直到下午三时主任才对我们说：“你们可以回去了！记得如果你们犯法，我们以后随时可以再扣留你们。”

管你以后扣留不扣留，只要目前能脱身，能完成手上的任务就是了，多少同志已被逮捕，甚至牺牲了生命。我早已料到被逮捕是迟早的事，只要能渡过眼前的难关便满足了。

## 千钧一发

1964年年中的一个黄昏七时许，我独自骑着脚车匆匆而又观前顾后，确定没有人盯梢的情况下赶去东山路和我的平级同志老邓单独约会。

当我靠近老邓的家时，忽然发现他的左邻右舍都向着他家张望。我马上警惕起来，赶忙向老邓家一看。原来一大群政治部人员，包括他们的主任黄某，正分散在门口、楼梯、屋前草地、屋前小路。我赶紧把脚车头一提，向后退，向着来路，表面上装着若无其事地离开。心中却惦念着失去自由的老邓和又一次遭受破坏的我们的工作。

当天晚上我不敢回家睡，躲在店里避难。

过后听说老陈比我慢到，当时那些政治部人员已经在屋旁做好埋伏，他一敲门，他们便蜂涌而上，抓个正着。而通讯员小林第一次来时，看到里面很多人，不敢进去。一直等到午夜十二时再来。此时政治部人员刚刚走，老邓的家人正在收拾残局，看见他来紧张的说：“人都被带走了，你还不快跑……”

## 防不胜防

1966年底，晚上七时许，我在中街老俞的店内谈天。忽然来了一位年青人主动的告诉我们，他得

到可靠的消息，今晚会大逮捕，我、保由、老钱的名字都有在名单内，说着他便慌慌张张地跑了。

我和老俞商量的结果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当下便由老俞用电单车“弄帮”我去通知保由和老钱，叫他们今晚最好不要在家睡觉。

我自己立刻回家做好必要的收拾后，便溜到表弟兆仁家避难。第二天一早，表弟先到我家探视。结果发现没有要逮捕我的迹象。于是我便照原来预定，到店里准备拿钱给一位政治拘留者家属还她孩子的学费。我一踏入办公室，便看见政治部主任刘某和三个部下走进来说：“老蔡，请跟我进去一趟。”

我这一进去，便在里面吃了八年的“咖哩饭”。

## 不让青春留白

黎方

扭开第五台，你可以很常听到这句话：“不要让青春留白”。

有人认为，乘大好青春时光，追逐自由，及时行乐，甚至拍起“写真集”以资留念。也有人认为，乘年青，赶紧打下学业和事业的根基，为未来的人生开拓康庄大道……。

我们生长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的青春恰好是整个世界，尤其是亚、非、拉人民炽烈反对殖民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统治，争取国家和民族的独立自主的年代。

我和许多年青朋友一样，卷入这巨大的漩涡中。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毕竟是最宝贵的十多年的青春岁月。

现在，青春已远离我而去。曾有人说我傻，我承认当时的“傻劲”。有人说我幼稚，我同意幼稚是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

在那青春岁月里，我走过绝大多数青年所没走过的路，我走向农村，在漆黑、荒芜的胶林、丛林、森林中穿梭；走过许多华族农村，到过长屋，攀登过千多呎的高峰，跋涉过浓密潮湿的原始热带

森林；见过无数景色怡人的悬崖瀑布，有时也会看到从眼前飞跃而过的飞禽走兽，还有那许多的奇花异草……。但多数时间，我们没有闲情逸致去欣赏。在那无人烟的边界，在那穷乡僻壤……，都留下我青春的足迹。

那年代，我亲身体会了“饥寒交迫”，“枪林弹雨”，“生离死别”。我也体会了“同甘苦、共患难”，“患难见真情”……。

是非，对错，我不想下定论。我只想表明我的青春不是一片空白。

我想起一名学者曾讲过的话：“一个人一旦抛弃了理想，就是老之将至。相反，一个人不管年纪有多大，但心中充满斗志和希望，对困难有勇气去面对，去克服；对世界上的事物充满好奇；对人类充满了爱心，那你的心理状态永远年轻！”

我希望咱们都继续保有年轻的心态！

## 我们曾相聚

杜芬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反殖反帝政治风暴，造成了多少热血儿女身陷囹圄，最终却以失败收场，这是当初始料不及的。这场斗争的历史价值，自有史学家去评估。

我们身为当时一份子，放下思想离开集中营是形势所趋，大家问心无愧。只是骤然间要离开了一起生活十多年的难友们，回到这陌生的社会，确有许多感慨与彷徨。

时间一到，“骊歌”唱起，大家挥挥手，各奔前程，面对生活、职业的挑战。于是乎，找职业，有对象者办喜事，没对象者，或者在这之前由于对象遭了不幸，或离队而去者，也尽快找个好对象，组织家庭，养儿育女。因为岁月不待人，只好加速脚步，在最短的时间内一口气完成了几件人生大事。

屈指一算，已过了二十二年矣。这期间，虽然大家还是互相惦念着，却由于生活的压力，为个人忙得昏头昏脑，鲜少有来往。近年来所接到的请帖中，赫然有三张是以前的老友所派出的。他们奋斗成功，儿女已成年，达到婚嫁的阶段。这种喜宴

是一定要去的，一来道贺，二来这也是老友们相聚的好时光呢！于是在宴会上，看到许多老友别来无恙，有者还在介绍其另一半给朋友们认识呢；有者另一半没有来，身边伴了一个乖女儿或毛小子，使人倍觉温馨；也有孑然一身的独行侠。

老友见面已不谈雄心壮志、政治理想。都是问候健康、工作、儿女。因为我们曾相聚过，大家都是在这大时代中受过苦难的一群。因此格外亲切、相知。我们无悔于过去的作为，但我们更珍惜眼前的时光。不求探悉难友们是怎样荣华富贵，只求有个平安、顺利的音讯，便都满足了。

宴会的主人，当年是工人阶级的代表人物，一派雄赳赳的作风。如今做了老丈人，却老掉了半边牙，在工作中失去了二个手指。已不高谈反剥削，不谈抗议、革命，而是归依耶苏基督，满心感谢主，让他留下半边牙，让他还有这么多的手指。

罢了，罢了。过去我们无愧于社稷；现在我们只求让这班老友们能多活几年，能赶得上将儿女们培育成人，为儿女们办喜事，那就不负今生了。

(11-6-1997)

## 清明节

杜芬

清明节是子孙们纪念先人的日子。即使是早逝的生命，也有其弟妹侄辈到其坟上扫墓，这是华人长期来血浓于水的亲情。

有一群年青的生命，在过去为反殖反帝斗争而出生入死，热血洒在祖国的土地上，身躯埋葬在祖国的土地中。如今，那年青的生命究竟是埋葬在何处，却是一个谜。这是家人胸口永远的痛，这是当年并肩作战的战友们永远的怀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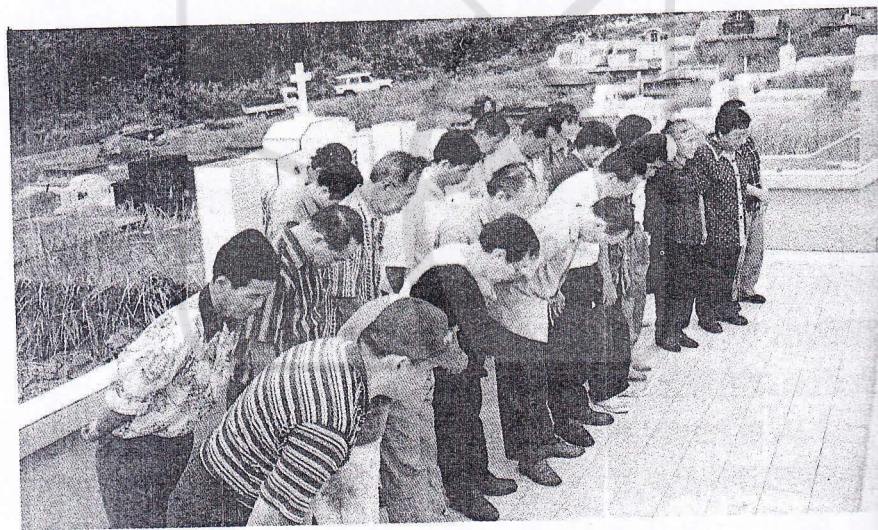
在拉让江畔，一座座墓山的山脚下，歪歪斜斜地立着几根柱子，没有姓名，杂草丛生。那就是在白色恐怖时期，战友们在深夜里匆匆埋下的青年战友的尸体。如今，也许那葬尸人自己也已献出了生命，不能出来指认那长埋地下者的姓名；也许那葬尸人已忘了当年的战友，忘了过去的岁月；也许……已经没有也许。

却有一批有心人，每年的清明节，备了鲜花，到那草丛中，拨开野草，扶正歪斜的无字墓碑，献上一束花。让那长埋草丛中的年青生命知道还有人记得他们，还有人肯定他们的贡献，还有人在为他们的早逝默默哀悼。

人家说，这里埋葬的都是最优秀的生命。我们坚信这个说法没错，在国难当头，在最危险的时刻，只有最优秀的人才是走在最前头的，才是敢于牺牲的。

让我们向那优秀的不知名爱国者致以崇高的敬礼！愿明年的清明节有更多虔诚的心投入这向无名英雄致敬的行列，以慰死者在天之灵！

(16-6-1998)



让我们向无名英雄致敬

## 《秋夜》依然肃杀

何苦

第一次是从初中的课本读到《秋夜》。那时我的家在胶林，靠割胶为生。我必须于每天天亮之前帮父母割完一部份胶树，天亮后才去上学。放学后是要帮忙干活的，温习功课的时间只能落在天黑以后。又不能太迟去睡，怕是第二天不能早起去割树胶。

我是点着一盏小油灯，在饭桌上读《秋夜》，黑暗笼罩着的胶林真有些像《秋夜》。晚上，鬼眨眼的天空覆盖着凋零的红毛丹树；不知名的小花缩在乱草丛中，显出怯懦的样子；夜出的猫头鹰的叫声，使人毛骨耸然……清晨，我掌着温习课时用的小油灯，出没在胶园里高出我的头的长草间，露水湿透我的衣，我冷得瑟缩着。

我知道父母做过枣树的梦：割得更多胶汁，卖得多一点钱。我自己也有梦，我的梦很简单，离开胶林。也许我的梦跟小粉红花的一样，盼望春的到来。只是，我看不到胶林会有春，我是要到胶林之外寻找春天。

我真的离开了胶林，一来胶林败落了，二来我要到城市去求学。在城市，我感受到时代潮流的

冲击。我记起小粉红花的梦，秋后要有春；我也没有忘记枣树的梦，春后还有秋。我汇入了时代的洪流中。

重读《秋夜》，已是历经劫难之后。回首过去虽无遗憾，但也没有欢愉。我从走出胶林，又再回到胶林，是我的人生的一次飞跃，是要实现小粉红花的梦。我是以虔诚的心境走向圣坛，而不是以愉悦的心境走向乐坛。我只是讨厌秋的肃杀，憧憬春的繁花似锦。我没有高瞻远瞩的眼光，也没有豪情壮志的胸怀，发不出在那肃杀的秋夜里吃吃的笑声。

在前进的道路上，受了伤的枣树们和在冷的夜气中瑟缩的小粉红花们汇集在一起的时后。竟也产生如许强大的力量。他们像小青虫一样追求光明，前扑后继撞进火去，而这火是真的。我尊敬他们，我怀念那些凋落了的小粉红花和那些早逝了的枣树，我的心总抹不掉那一缕哀思。

现在，我的胶林仍然荒芜，但一条柏油马路已从中间穿过，高压电线也在它的上空架起。马路上奔驰着漂亮的汽车，和运货的卡车，高压电线爆着耀眼的火花。那不过是为了城市的发展，不是为了我的胶园。

细小的小粉红花，受伤的枣树，你们曾以你们的血和汗浇灌了这片繁忙的景象，我怀念你们。

(18-9-1997)

## 慨然回首话当年

许保由

### 从汤越英来访谈起

4月30日中午来了一通电话，银娥同志说：“保由兄，汤越英来看你。”令我吃了一惊。汤越英这个熟悉的名字将近30多年没有联络了。今天从老远的英吉利里千里迢迢而来，突然来访，令我感到意外的惊喜！一阵子一辆大型的四轮驱动车驶进门口，车上坐着五位女同志，都是当年坐黑牢的同志，陪着汤越英前来的有蔡银娥，王玉明，陈保瑜，谭瑞莲。

汤越英首先下车，虽然经过了几十年的岁月洗涤，风采依然，成了成熟的少妇型，但一眼却能认得出来，握手寒暄后进入客厅就坐，会面的时间极乎短促。原来她是从英吉利里回加那逸娘家，百忙中特抽空来看我，行色匆匆，连一杯水都没有接待，就要告辞了，我感到过意不去，临别时大家拍照留影。我连她的通讯址来不及问，临走时，越英说一声：“保由兄保重！”令我感动得鼻子酸酸的说再见！

汤越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仅是一个受中等教育的极乎平凡的女孩子，竟能深明大义，负起时代所赋予的使命，参加反殖反帝斗争行列，把宝贵的青春献给祖国，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在里牢内凡是反迫害斗争、集体抗议、签名运动、好几次无限期绝食斗争。她都毫不犹豫的参加，忠于理想，自始至终，绝无离队妥协的倾向，坚持坐黑牢十二年！此非人人所能为也，她都承担下来！谁能？！

### 慨然回首话当年

追忆起 30 多年前一段历史性的故事：1963 年诗巫市议会举行选举（最后一届），通常在一般情况是有关当局所举行的各级选举时，政党人士莫大争取出线，可是这一次却特殊例外。由于英殖民政权趁着汶莱事变的机会，在全砂发动大逮捕行动。首当其冲者是我人联党，以及左翼工团。许多政党、工会的精英，积极份子都被“请”往古晋对面江集中营“长期渡假”。当时我没有“资格”被“邀请”之列，才能留下来工作；大逮捕行动持续了好几个月，白色恐怖笼罩全砂各地，人联党就如瘟神一般，令自保的人士唯恐避之不及，我党诗巫支部工作几乎停顿下来；没有人敢出来提名竞选。

于是我和存堆同志认为要是不接手党目前工作如何能对得起许多身陷黑牢的同志，唯有挺身而出处理党所堆积事务，进行物色候选人上阵，可是这项工作相当棘手，所找对象不是一口拒绝，就是婉言推辞。于是只好改向劳动阶级者着手，勉强完成任务，所以造成市议会这一届议员一部份不谙英语。

现实社会所谓高级知识份子，在困难时期就充份表现出其自私怕事的懦弱性，能够“当仁不让”、“见义勇为”者寥寥无几，但是“明哲保身”、“独善其身者”比比皆是。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乎？



程記過手

## 牆內



2008



## 回忆当年的狱中斗争

黄冠俊

1962年12月11日英帝当局逮捕了一大批人。从此，逮捕行动不断升级。英帝当局处心积虑把逮捕的人进行彻底的瓦解。怎样进行瓦解呢？他们知道反帝、反殖战士人虽已被捕，但思想上并未崩溃，还会无形中影响别人。因此，英帝当局就想方设法从思想上进行彻底瓦解，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他们又千方百计从组织上进行瓦解。他们把捕来战友分成强、中、弱的等级，然后区别分开来监禁，企图分隔、分散我方凝聚力，进行各个击破。

初时，从四面八方捉来的战友先放在警察署，然后再集中到三角坡的中央监狱。当时，人不多时，大部份集中在楼上，楼下归女战友。到后来他们认为不恰当时，就把对面江的 BUKIT SIAU 警察训练营改为临时集中营。从那时开始，就分 A、B、C 三座，女座照旧。

一年后他们又觉得不好，因为在那里，战友们曾开展了二次有限期的绝食斗争。外边局势也很紧张，印尼军队不断地打进国内来，古晋露天巴刹也发生了手榴弹爆炸事件。

这样，他们又计上心头，从各座调来了五十位战友，集中到山顶一幢洋房，战友们以为这又是另设一座。谁知当晚午夜，大批军警冲上来，二话不说，用铁索把大家串着拉着去。这时，有的战友很紧张，以为这次真的要拖去枪毙了。有的当场晕倒，有的拉着战友一起拖到 500 码以外军车的停处。五部军车分别载了战友，驶向马当吊桥，一直向飞机场驰去。当时大家都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到了飞机场，每个人给分配注射了预防针。直到凌晨三点，才获知要飞向吉隆坡。

到了吉隆坡，大家就被分批押进有几十年历史的半山芭监狱，大家蹲着排队领取一杯稀粥与一片面包。半小时后，我们又被押上军车向北马行驶，大约经六小时抵达霹雳州的华都牙也集中营。我们从砂拉越来的 50 名战友关进了 A 座，马来亚的政治拘留者则已经关在 B 座。在那里二年时光，我们受尽了各种肉体与精神上的折磨。林爱贤战友变成精神错乱，邱善尧因癌而告逝。

从 1964 年 10 月 10 日到 1966 年 10 月左右，我们又被移回砂拉越。这在于可能古晋较现代化的集中营已建成，可以更好的进行分隔。另外，可能他们看到，在马来亚，仍未使我们的思想崩溃，又面对来自社会的压力。关在马来亚的意义不大了，只好移回。回来也好，大家还是形成一个团体。回来正好过华人新年。

农历新年才过，当局又在耍花招了。他们把 A 座的百名战友移到 G 座。当时，在 A 座时卫生设备较好，夜间可以从牢内去厕所。但到了 G 座，篱笆未围好，官员来时把塑胶尿桶塞进牢房。那时有位姓黄的战友较冲动些，他站出来表示抗议，大家也附和抗议。黄战友愤怒地一脚把尿桶踢了出去，那位官员也愤然离去了。

事情以为就这样了却，谁知，一小时后那位官员却带来了一大批人马，把黄战友拉走。事后，我们派了二位公开代表向监狱当局要人。怎料到，二位代表也被拉去隔离房。要关上一年半，而且所有的权利，如阅读，会见家属，写家书等权利将被取消。

摆在眼前的是一场极大的挑战！要么，争生存就要站出来坚决进行斗争；要么，就取消斗争，就彻底瓦解。以前我们有开展过有限期的绝食斗争，却未开展过无限期的绝食斗争。因为这是真正要面对死的考验。这一点牢内还未统一过意见。现在，当局压过来了，不斗肯定亡，一年半后这三位战友可能要精神错乱；坚决起来斗争，也许还能生存，甚至还可能扭转局面。这样，关键的时刻要拿出决策。于是大家坐下来开会讨论，会才开始，当局又把 G 座的部份战友强移向 D 座。这样，经过深思熟虑后，D 座的战友们发出誓言，要把生命拿来拼！

首先扣押的三位战友开展绝食了。D座28位战友也接着绝食。G座80位战友在通知家属后也紧跟上来。这是1967年2月22日，一场史无前例的无限期绝食斗争就这样开始了！共有百多位战友参与这场尖锐的、轰轰烈烈的斗争。

斗争一开始，我们就面对很大的压力。各个斗争座的战友，被个别分隔到隔离室去，谁也不知道谁被押到那里去。被押过程，一路被拳打脚踢跟着去，还在隔离室里受尽了折磨。

我们有曾考过有关资料，一个人没有吃东西（水例外）到15天可能会有生命危险。这场斗争，真的是很尖锐的，真的每一刻都要面对这样的斗争：要嘛，为理想，就要随时准备付出生命代价；要嘛，很简单，只要跟狱卒说一声，什么都可以解决，要吃什么都可以。

当局除了压你，还用尽各种诱惑，使你放弃斗争。一些人确实经受不了考验，放弃斗争了。这些人就可以自由走来走去，又在门口吃东西给你看。假如大家是关在一起时，还有一股团结的力量，可以互相照顾，彼此约束。但只剩下一个人时，这种思想斗争才真正激烈。他会想很多很多，从小时候想到现在，想到现在何苦要接受这样的煎熬磨难，也会想到好吃的东西。平常觉得不好吃的，现在想来也会觉得很好吃。这时，看到那些放弃斗争的人可以很自由，可以自由看书报、见家

属，要做什么都不难。而回头看自己，这场斗争何时才能取胜，还是个未知数。尽管如此，许多战友们都以坚韧顽强，非凡的毅力顶住了强大的压力，都以战友们具有的特殊精神，艰难困苦地战胜了过来。

到了 15 天左右，有的战友进入了危险期，当局也开始紧张了。我们牢内把讯息传给家属，家属又传到社会传播媒介，形成了一股公正的社会压力。当时人联还是反对党，也大力声援狱中斗争。

这一开始，胜利的曙光开始展现在眼前。当局就把吉隆坡内政部的官员调进来跟我们谈判，也把有关旧的监狱官员调走，换来新的。我们谈判的条件很简单，要求也不多。重要是：把押走的战友放回来；取消一切惩罚措施；把监狱营长撤走。所有这些都实现了。

这场历时 17 天的攸死与共，至关重要的斗争，一场非常辛苦、考验最大的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

## 坐牢

沈戈

孩子，爸爸坐牢的事从没跟你细说；现在你长大了，要跟你说明白。

在一般人的眼中，坐牢是不光彩的。我是因为政治问题坐牢，和作奸犯科完全不同。什么政治问题呢？砂拉越以前是英国的直属殖民地，受来自千里迢迢的英国人的统治。1950年开始，砂拉越人民便展开了反对殖民统治、争取独立自主的斗争。到了这个斗争壮大到威胁英殖民地统治的时候，殖民政府便进行大逮捕。我是在1962年底给投入监狱的。尽管监狱的称呼有不同，有什么“政治拘留营”啦，什么“特别扣留营”啦，什么“保护中心”啦，它们的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用来镇压反殖斗争，保护殖民统治。

日出日落，花开花谢，我从监牢出来已经二十多年，从前种种恍如昨日。人生在世数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遽然一爆的火花。每个人都希望这一爆释出耀眼的光芒，但不一定都能如愿，就看如何把握这短暂的生命。我生为大时代的一份子，幸也溶入于滚滚潮流之中，在震撼殖民统治的伟大斗争中也有我的一份力量。所发出的光虽然微弱，却是我的一爆中最为灿烂的一瞬。每念及此，心中不无欣慰之情。

我当年是在英殖民政府的《维护公众安全法令》下被捕，无须控上法庭。投入牢狱后，除非承认自己进行的是颠覆活动，颂扬殖民统治的合法，不然每两年都会接到一纸延长扣留令。这种颠倒黑白、没有骨气的话我不会说，和我遭遇同样命运的难友不会说，大多数砂拉越儿女都不会说。即使有人说了，你以为就会出牢吗？还要出卖过去一起斗争的朋友！于是年复一年，我们有了一种说法，就是“坐穿牢底”。

你问得好，为什么穷凶极恶的殖民主义者，现在却变成自由、民主，还有人权的维护者呢？孩子，你以为他们真变了吗？他们不过是把自由、民主、人权作为维护自己利益的手段罢了。当年他们大逮捕时，不也高唱“维护公众安全”、“维护自由、民主”吗？不过那时人权还没派上用场。

孩子，你虽然没说出口，从你的语意中我知道你想的是什么：给关进牢后已经没有作为了，为何不故意妥协，出来后再干？你能有这样的想法，证明你不再是个黄毛小子了。你的想法作为个别情况考虑则可，作为整个的政策则不可。

大逮捕时，给投入监狱的不是几个人，先后被捕的达三千多人！其中当然也有一被抓就放弃了原有立场的，但为数不多。这三千多人可说都是当时的精英，无疑是一股政治力量。我们坚持立场说明我们的斗争是认真的，不是儿戏。我们坚持立场也鼓舞着牢狱坚持斗争的朋友和群众，使斗争的旗帜不论在什么

地方都能坚持不倒。不过，政治牢是为独立、自主这一斗争的旁生物。虽也是斗争中的一条战线，能达到保护自己就已经很好了。这一点，我们是明白的。

说“坐穿牢底”也不是僵硬死板的，有叔叔和阿姨他们在不妨大局的情况下争取出牢，为这个斗争做了不少新的贡献。你如果去问问他们，他们乐于把经历告诉你。

在牢内最难打发的是时间。一年 365 天，年而复始，每天都囿于方块之地，看着萧然的四壁锌片墙和森森的铁刺网篱笆。只有极目远眺，才看得到暗绿的树梢。在封闭的环境中虽也尽可能创造条件丰富生活，但在大海江河里遨游和在一潭泥浆里翻滚，这中间的差别你总能想像得出吧！我曾经发过这样的梦：身躯给塞进堪以容身的地下水管，手脚紧贴无法施展，前不知所终，后不知所源。在进退不得的情况下，胸口窒息得就要爆炸。猛然醒来，一身冷汗，胸脯不断激烈起伏，却听到牢房外狱卒橐橐的皮靴声。

这政治牢狱的现象最是有矛盾的内涵：为自由斗争的人却给关了起来失去自由；要推翻不民主制度的人却给进一步剥夺了民主权利；维护人权的人失去人权！坐牢是被迫的，我们一天也不愿意猷下去；坐牢又是自愿的，我们为实现理想，愿意坐穿牢底！这些矛盾体现了一方面要推翻殖民统治，另一方面要维护殖民统治的这一对主要矛盾。

我跟你说的这些话你或许还生疏，随着你的阅历增长，你就会明白了。你现在所处的社会环境跟我的那个时代自是不同。你所享受的成果是上一代人在各条战线前仆后继斗争的结果，你可要饮水思源。你怎样为社会做出贡献，值得你深思！



## 满腔热血 一缕柔情

吴方

我于 1962 年底被捕，牢内的第一个春节在古晋中央监狱渡过。不久就给迁移到对面江的武吉西奥拘留营。这地方原是警察训练所，因殖民政府持续的大逮捕而改为拘留营。既是临时改建，处罚被拘留者的措施就比后来的不够完善。

被拘留的大多数是年青人，有政党的、学运的、工运的、农运的、民运的，有新闻界的、教育界的、民间团体的，有公开人物、地下工作者、有商人、工人、农民。这些人在被捕前都进行着火热的斗争，接触着广大的群众。给投入牢狱，就像把一块块烙铁，突然间淬入冷水之中，激得蒸气直冒，水珠飞滚。效果是，有的铁质变硬变韧，有的铁块崩裂。走个人的路，还是坚持反帝反殖的路，思想斗争是非常激烈的。

给投入拘留营的都是当时社会上的进步人物，抱伟大的理想，持先进的理论。但如果说这些人不会想爱人，不会想家人，那却不是真的。思想活动的这个自由，牢狱究竟无法剥夺。这些人当时正处人生最兴旺的时期，对革命和爱情都有最美丽的憧憬。但是他们对革命是激进的，对爱情却相对保守。几乎是一种默契，即使对爱情心中滚热，也

不表之于外，以为热衷儿女私情危害革命事业，损害革命形象。

我的心中滚热时，就唱改了词的歌：

“我不是不爱你呀，  
亲爱的姑娘！  
为了祖国到处都是春天，  
被迫离开你呀，  
坐牢房。  
……”

这首歌是公认处理革命和爱情的正确方法，我唱着，唱着，柔肠百转，声调不禁变成苍凉，眼睛也湿润了。赶紧控制着泪水不使夺眶而出，“男儿有泪不轻弹”嘛！何况当众哭泣，政治影响不好。

我被捕后，弟弟也转入地下（后因受枪伤被捕），老母亲跟三姐一家住在一起。三姐写信来说，老母亲怕我在牢内受虐待，又怕弟弟出事，终日泪洗面。做儿子的虽然不能奉养老人家天年，但以“为人民服务“为己任，心中有”走对了路“的自豪感。三姐说，老母亲就要来晋探监。这将是被捕后，她第一次来探我。

第三省的家属来探监，多是结伴而来，由古晋人联党接待和协助。我和老母亲的见面就在营外简陋的办公室。营长和职员在一旁办公，办公室的一隅就摆着一张大桌。家属坐一边，被拘留者坐另

一边，隔着桌面谈话；狱卒占一头，懂得华语的职员占另一头，进行监视。每次可有二个被拘留者同时会见家属，时间是半个钟头。

在老母亲面前，我表现得成熟、乐观、冷静。我介绍营中的饮食起居，也了解她的生活情况。她爱怜地抚摸我的手，要我跟政府说一说放我回去。我只好答应她，以安她的心。会见将结束时，她忽而说：“表妹很好，没事！”注意到她从来没有过的狡黠眼神，我心中领会，给她一个会心的微笑。

临走，她交给我一个银白色食盒，共三层。狱卒当场检查，最上层是熟鸡蛋，中层的鸡肉，底层的鸡汤。我家从没用过食盒，是老母亲专为给我送补品而买的。我小心地提着它回营，感到食物还有余温。想起六十多岁的老人家，忧心忡忡从诗巫赶来，经过舟车劳顿，还张罗着送来这些补品，心情着实不平静。将食盒洗净擦干，为恐和其他的混杂，还贴上自己的名字。老母亲虽不识字，同行的会认出来给她的。会见家属的难友陆续地进出，我把食盒托一个难友带出交给老母亲。

不料送出的食盒竟然引起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我那难友是一时情急罢，把纸团放进食盒的底层，希望通过家属传给他已转入地下的爱人。再也明显不过，这是逃不过营方检查的，却因食盒是我的，老母亲受到营方粗暴的对待，我也受了处罚：

三个月不准写家书，不准会见家属。因为拘留营的处罚设备还不完善，这大概是当时最重的处罚了。后来的朋尼逊六哩集中营有隔离室 (segregation cell)，当局的处罚除不准写家书，不准见家属外，还要把被拘留者关进隔离室单独监禁。大小便都在小室之中，每天早晚各有 15 分钟的放风时间。三餐一律是清水，白面包和鹹鱼，连报纸都不准阅读。

情之为物，是人的至性表现。柔情一生，虽拘留营的高墙和铁窗也无法阻挡，只是各人拿捏不同而已。在热火朝天的斗争中，在顺境的时候，满腔热血易于升温，使人会不切实地高估了自己的作用。给投入监狱了，处于逆境了，生活环境由绚烂归于平寂，没有登高一呼万众应诺的风光了，缕缕柔情油然而生，使人又会不切实地低估了自己的作用。人们称拘留营为炼狱，是有切身感受之言。无限期的监禁是在消磨革命者的刚性；狂风暴雨式的拷打逼供，又是对革命者韧性的考验。

慷慨捐躯易，从容就义难，牢狱的斗争也说明了这个道理。

## 无限期绝食斗争

丁东

古晋六哩集中营曾先后爆发四场无限期绝食斗争。绝食，就是在斗争期间除开水之外，不喝任何饮料不吃任何东西。无限期绝食，就是当斗争的要求没得到妥善处理，绝食行动绝不停止。

两军对仗，是要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牢内的无限期绝食斗争也是敌我斗争的一种形式，却是先摧残己身，迫使敌人让步。这种斗争形式无法改变牢内双方力量的对比，处理得当，除取得政治效果外，代价是自己的健康受到极大的损害。不要说力量对比，在牢内，被拘留者不过是俎上肉釜中鱼，靠的只是一柱信念，满腔热血而已。

四场无限期绝食斗争虽没死人，但参与者都要做好死的准备，尤其是有病在身者。在第一次无限期绝食斗争之前，只知道绝食进入四、五天就会有性命之虞。这可是医者之言，言者凿凿，听者可不敢藐藐，都作好死的思想准备，颇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之概。用最能反映当时情况的话，就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说无限期绝食斗争能取得政治效果也不是绝对的，要具备一定的条件。首先，斗争的要求须能引起社会的共鸣。由于被拘留者是被压迫被迫害的一方，总的来说他们的斗争容易引起同是被压迫被迫害者群和民主人士的支持和同情。但斗争的具体要求须和反压迫反迫害有关，否则既难发动斗争也难获得支持。其次，由于被拘留者大都是当时社会运动的精英，他们受过政治的、思想的以及组织纪律的教育和训练，能够同仇敌忾，能够步骤一致，能够坚持到底。再次，最主要的条件是，牢外存在着我们的政治力量。

牢内的四场无限期绝食斗争，前三场基本上达到预期的目的，除扩大政治影响外，牢内的生活条件也有一定的改善。最后一场斗争发生在 1970 年初，当时牢外的斗争形势越来越严峻，牢内因受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仍然采取过激的行动。斗争爆发后，前三场那种慷慨自信大大减少，普遍参与绝食者感到形势的压力。坚持了困难的 16 天，当关在隔离室的难友释放出来后，斗争也就草草结束。在 16 天中，全营约有百人离队，每有一人离队，失落感便重重袭上心头。

前三场斗争不是没有难友离队，不过只是个别的。营方特别对关进隔离室的绝食者诱食：当斗争一开始，每间隔离室里每天都会送来异乎寻常的饭食——一碗新米的白饭和一截沾满茄汁的沙丁鱼。

即使在牢外正常的情况下，人们都会感受到新米饭的诱惑力：洁白、珠润玉滑，饭香引人馋涎。人们都说，这种饭不用配菜就能吃个饱。在隔离室里，单独一个人，正苦苦撑着难挨的饥饿。没有人在旁监视，饭香、鱼香持续袭来，吞口水又无济于事。吃？还是不吃？这个问题很简单，可是牵涉的问题太大。我们都是血肉之躯，有吃饱肚子的权利。说老实话，营方是有供给我们简单的饭食，是我们自己在反迫害的情形下自动绝食。绝食正是对反迫害下了最大的斗争决心。我们也不是铁打的，有七情六欲，在革命的道路上也有软弱的一面。于是有禁不起诱惑的，就舐了茄汁。思想的关卡一突破，防线就崩溃了，这一舐就使事情的发展一发不可收拾。既然舐了茄汁，何不吃一口沙丁鱼？既然吃一口沙丁鱼，何不也吃上那香喷喷的白米饭？狱卒收拾饭碗时，就把吃了的难友送去另一座，视为放弃绝食的了。也有想再回来的，但思想这个东西真像覆水难收呢，何况营方也不允许。

因为绝食者人数太多，隔离室关不了就只能留在座内牢房。在这样的情况下，条件好多了，难友们可以彼此交谈，彼此鼓舞。也不是说在座内绝食的不会离队，有奈不住的，只要跟狱卒悄悄说一声，也会给调到不斗争的座。总的说来，离队的是极少数，即使是最后一场斗争，离队的还是少数，坚持斗争的是多数。

一般饥饿的感受许多人都有，极端饥饿的感受如何？肚子就像顶着一个巨大的漩涡，猛烈急速地、咕噜噜地不断向体内旋转，似乎要攫取一切从旁经过的东西，然而漩涡的中心总是空的。这种感受不是一天两天，而是一个星期两个星期，甚至在朦胧的睡梦中也一样。即使是白天，也是躺着的时间为多。绝食者一定想到，这一躺可能就永远爬不起来。在能够爬起来的时候，也要慢慢地撑起身子，稍微快一点的动作，都会使脑子突然失血而昏厥。

几百人肚子长时间顶着漩涡，使我们的土地母亲的灵魂颤动了！这四场无限期绝食斗争最长的17天，最短的也有10天，参加绝食的每场都有好几百人。斗争形式之高，规模之大，持续之久，影响之钜，砂拉越过去反帝反殖斗争中可曾有过？在世界范围内的反迫害斗争可曾有过？砂拉越儿女，在这个世界上也只是普通的一个个灵魂，但他们集体发出的生命强音震铄寰宇啊！

## 绝水斗争

洪炉

1971年10月7日，在A座某一次搜查中，官员和拘留者曾发生一次冲突，结果七位拘留者被拉去隔离室，打算恢复2·22斗争以前单独监禁的处罚。

隔离室的设备，原是要长期单独监禁某些拘留者，以达到处罚的目的。但2·22斗争以来，当局再也不敢尝试单独监禁的方法，因此，隔离室如同虚设。

这七人被拉进隔离室，整个迹象看来，当局是打算将他们长期监禁在此。虽然，他们一踏进隔离室，便开始无限期绝食，但看样子这是当局意料到的。当局知道2·9斗争的失败使其他各座不敢轻易展开无限期绝食。因此，对这七个人的无限期绝食来个不理不睬。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七个人当机立断决定采取更高的斗争形式——绝水斗争。过去的绝食斗争是不吃东西不喝饮品如牛奶等，单喝大量的开水，而绝水斗争是连白开水也不喝。

一个人不吃东西可以坚持二、三十天，若不喝水，相信不到三天就有生命的危险。

这七名拘留者一开始不喝水，当局便将他们从隔离室移到营内医院。第一天不喝水，人就干起

来，第二天身体便发高热。刚好，第二天下午下了一阵大雨，天气转冷。看守们一个个都穿上好几件寒衣，还觉得冷，但这些绝水的拘留者却一个个仅穿件短裤，赤上身，还是热得难熬。床不睡，睡在洋灰地板，手握着铁制的床脚，从中得到一点冷的感觉，才比较舒服。

第三天，情况开始严重了，有些爬不起床，当局便叫这七人中的代表出去谈判，答应如果他们停止绝水，当局不把他们单独禁在隔离室，但决不允许他们回 A 座。当局将另建一个地方让他们七人居住，假如他们不答应，那么当局将强迫打水针。这时，当局也从中央医院运来打水针的药水和设备，准备随时应用。拘留者们考虑到反对单独监禁在隔离室的目的已达到了，便同意结束这场牢内唯一的最高形式的绝水斗争。

过后，当局便在厨房隔出一个房间，监禁这七名拘留者，并称这房间为 A2 座。

## 牢内交通

杜芬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们这批热血青年，在当时的地下组织领导下，勤奋学习新知识，秘密地传递、阅读当时已被宣布为非法的进步书籍与文件；积极展开各种反殖反帝的公开及地下工作，生活充满着战斗性、新鲜感、挑战性与刺激性。

1962 年底汶莱事件发生，殖民地政府乘机进行大逮捕。这种高压手段是不能使我们屈服的。我们还未被捕的人接过了被捕的朋友留下的工作，在白色恐怖下，更积极，更艰巨地坚持我们的工作。

终于我也被捕了，而且是单独监禁在诗巫黑牢。甫从地下组织怀抱中被投进了黑牢，举目四望，除了高墙就是铁丝网、就是牢狱官员的凶相，就是狱卒的冷面孔。没有了振奋人心的书籍刊物，没有了地下领导的关怀指导，没有了热火朝天的群众斗争。我的感觉是孤单、寂寞；早上从墙的一隅看天发白，黄昏看天转黑，就是一天过去了。我常常在心中呐喊，这生活怎么能过得下。

过了一段单独监禁的日子后，我被送进了古晋三角坡女子集中营。见到了几个在外面相识的朋友，也有许多不相识的朋友。当然，她们都是我们

的同路人，我兴奋地向大家打招呼，问好，她们却假装不认识我。后来才知道原来这是为了保存我们的力量，不让当局查出我们的关系。

我一直以为既然被捕，还有什么严密性，大家尽是祖国大地的儿女，可以与战友们谈心，谈工作，谈组织。原来不然，牢内也要保存力量，也不可以随便“认亲”呢！当然，一些生活上的问题，大家还是互相关心，也很亲切。我们也分小组负责处理生活上的问题，如学语文、读报、分工处理牢房的工作等。只是不能有地下的组织关系，不能谈严密问题，多么令人遗憾的事。

我看得出，战友们都很怀念牢外的组织与朋友。只是基于严密问题，不能互相交流。有些大胆的通过家长转一些小字条给爱人，被抓到还要受处罚呢！一般上我们女座只是寄手帕等信物以慰思念之情，这不是我们所渴望的与牢外地下组织的联系。

直到发生了无限期绝食斗争，牢内的生活得到改善，我们可以与男座朋友互相送礼。逐渐地，我发现到我们座内的公开负责同志经常供给我们许多新的消息与斗争指示，凭着搞地下的经验，我知道座内的领导与外界有联系。这使我很定心，我们是纳入了全州斗争的主流。我期望着有一天，我的地下领导人能找到我。果然，在1967年九九斗争过后，在会见家属时，男座的拘留者交待说，他

将寄牛奶给我，叫我一定要自己吃。一向来我们都是实行集体主义，凡是食物都是分来吃，即使是几粒苹果，也是切成一小块一小块地分。因此，这交待意味着有秘密指示。果然，不久从男座送来的礼物中，有二罐牛奶是指名送给我的。趁无人之时，我将牛奶开了，在牛奶中有一个用胶纸包着的小包，内中是一封以地下名字称呼的简信，要我报告被捕后的思想情况及座内一些拘留者的情况。并指示我写好后，撬开另一罐牛奶顶端的小圆盖，将回信放入后再压紧圆盖后，寄回给男座某同志收。这是内部的来信，我兴奋到整个晚上睡不着，就像孤身找到了母亲。

经过几次信件来往，男座的领导确定我还是可信任的，于是进一步指示我改用较安全的通讯方法，即以薯粉泡成稀糊，吸入自来水笔中以书写隐形字，只要用薄碘渗水一擦，字体就会重现。我们将这种隐形字写在书或簿子上，利用牢内送礼的方便，以反映座内的情况及传达内部组织的指示。男座领导将学习材料用薄纸细字抄了，塞进大罐的牛奶粉内传递给我，由我转抄后交给座内同省的同志学习。

于是我开始忙碌起来了，为保护牢内这条通讯线，我必须在深夜里躲在厕所里处理这些文件；我必须审查座内拘留者的思想情况，认为可靠者才

能授予文件。我停止了一切语文学习与学术学习，以搞好这项工作。

后来，为了统一牢内的领导工作，为了减少牢内通讯的风险性，男座领导指示我们消除座内的省份之别，实行统一领导。并由我们这座领导另两座女拘留者。于是我们利用共用的球场及诊病室作为联络站。将学习材料埋在球场的角落，或诊病室厕所的水箱中，传给对方；要是简单的通讯，则用薄纸写了塞在较粗的草管中，丢在球场的固定角落，便能传到对方手中。

牢内的通讯，主要靠现有的条件，动脑筋，找窍门。这是富挑战性，充满刺激的工作，能参与担任这项工作，我深感荣幸。

## 狱中的文化生活

徐韵

漫长的狱中岁月，无尽的精神折磨！

我们这些有政治抱负，有远大理想的被拘留者，既不肯屈膝投降，也不愿庸俗过活，颓唐以终。我们努力创造条件，不让时间悄然流逝，务使生命的火花在高墙铁窗内也能燃烧。

在严密封锁的环境里，我们渴望知道牢外形势的发展。然而，这可真不容易啊！我们只有不放过营方供应的任何书籍、杂志、宣传品和开了天窗的报纸，从中汲取所需的东西。配合会见家属时听到的点滴情况，在脑子里形成了国内外形势发展的粗略概念。有一段时间，我们从外面弄进来一架小型收音机，能收到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可惜这只是昙花一现。

政治和思想的学习是主要内容。想当初，刚进拘留营时什么资料都没有，就只靠记忆，各自把外面所学的编写下来，互相学习。后来通过斗争，可以买书，当然是经过当局检查后认可的书。这样，精神生活的内容便较为丰富起来。再后来，能够得到牢外《毛泽东选集》的部份手抄本和一些资料，学习起来就更能充实政治和思想上的空白。这

期间，我们经常举行座谈会和辩论会，以落实“一千条一万条，突出政治第一条”的教导。

可别以为，这些关在拘留营的人全是缺乏生活情趣的政治动物。不错，由于环境的关系，我们只能拥有保持肉体不死的生活条件，活动的范围只是方丈之地。然而，我们重视生活的意义，加倍珍惜一切可能增加生活情趣的条件。

拘留营内的难友大部份参加语言学习，尤其是马来语的学习。我们之中不乏精通马来语的难友，就由他们来当教师。当局大概基于政治的理由，也派来马来教师。重新当学生的感觉很好，使人怀念做学生时意气风发，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许多难友的马来文基础就是这样打起来的。也有不少工农难友学习华语。我们购有一套丛书，如《社会学初步》、《哲学初步》、《经济学初步》、《逻辑学初步》，学习华语就和掌握知识结合起来。男座拘留者还通过家属将这些学习材料转送给女座拘留者。好学的女座拘留者，尤其是来自农村的，知道家里经济不好，不敢要求家长买书。通常只要有一本好书传进去，她们便用手抄起来，由于要抄的人太多，只好轮流。有轮到晚上抄的，甚至要在厕所利用微弱的灯光抄到凌晨两、三点。她们甚至连巫文的课本都用手抄；有一个拘留者还计划抄巫文字典呢！

1964 年底，给迁移到马来亚砵叻州华都牙也特别拘留营的那一批难友，可以报读函授课程。当时的课程有英国剑桥九号文凭考试、建筑学和新闻学。难友中拥有一本叫《LA QUESTION》的英文书，描写法国殖民主义者对阿尔及利亚反殖斗士的拷问。一些自学文学的难友就把它翻译成中文，作为牢内精神读物之一。

在古晋六哩集中营，经过 1967 年二月的第一次无限期绝食斗争，生活条件有了一定的改善。被拘留者可以拥有乐器，几乎每一个人都选定一种自己喜爱的乐器进行练习。这些乐器有手风琴、小提琴、吉他、曼陀铃、口琴、笛子、二胡……久违了，这些发自己胸腔的清音，滋润心灵的音符。

我们有歌唱班，练唱革命歌曲和文艺歌曲、民歌等。男座鲜少有舞蹈班，一般偏向于武术和舞狮；女座有较多的舞蹈人才。但这种区别也不是绝对的。

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有很多语录歌曲传进牢来。每天清晨，当房门还没开启之前，全房的难友都会集合在一起读“观点文章”，唱语录歌曲。狱卒们都说，这是做毛泽东的礼拜。久了，连马来狱卒都会哼“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每天唱语录歌曲之前，先有一位难友向全体读他的“观点文章”，表达他对各种问题的看法。写“观点文章”是轮流制，每个难友都得写，周而

复始。从“观点文章”中，各种意见得以交流。有一种观点，提倡创作反映砂拉越斗争实际的本地歌曲，引起广泛的共鸣，掀起了创作本地歌曲的热潮。之后，每天早上的歌曲中，就有难友们自己的创作。这些歌曲的水准可能不高，但这个方向是正确的。我们是这块土地的儿女，以解放这土地为目的。我们努力吸收世界上一切进步的文化，但应消化吸收其精髓，以创造反映这片土地实际的文化，为我们的目的服务。

牢内也曾出版过手抄的季刊《铁窗烈火》，但由于条件的不足和限制，出版两、三期后就停刊了。

我们得到一部书时，便仿效说书的方式。先由一些难友分篇分章阅读，然后聚集全体难友听书。看着一张张聚精会神的脸，微张的嘴；时而开怀大笑，时而微微叹息，可以想像他们对新知是如何地如饥似渴！

文艺气息最浓厚的恐怕就是每年的春节演出了。难友们使尽浑身解数，各项节目异彩纷呈：话剧、诗歌、舞蹈、歌曲、乐器演奏、相声、快板……每年的春节演出，本地创作一年比一年充实。演出之后，又检讨又总结。有时难免争得脸红耳赤，结果是文艺水平的不断提高。

有一则关于演出的趣事，不久后就在营内传开了。事缘女座有一位难友是来自农村的姑娘，她

生得高头大马，每次演出都扮阿兵哥。那一年，她扮演牢内的一个男狱官。制服是仿制的，肩章上的五角星是用密封美禄罐的锡箔做成。这一打扮，竟然唯妙唯俏，俨然就是一个威武的狱官了。舞台设在拘留者宿舍，假狱官还未出台，在宿舍外昏暗的走道上学真狱官“耀武扬威”走官步。忽然有两个女狱卒走过，在匆忙中误以为假狱官是上司，马上双脚一併，尖声喊道：“baik Tuan！”一阵错愕之后就是恍然大悟，继而爆发一阵大笑，影响了前台的演出。女狱卒尴尬异常，只好讪讪地走开了。

有的男座还有舞狮，狮头是老师父用托蛋的格子弄成糊捏成的，早在春节前就准备好了。狮身没有色彩斑斓的装饰，只能用普通的冲凉巾。春节早上，老师父领队，两个年轻力壮的难友舞狮，后面跟着敲桶打盆的去拜年。每到一房，狮子都从房的这一端穿梭到另一端，说是驱邪；然后在一个较空旷的地方表演狮子舞。舞毕，房长站在门口，代表全房难友接受狮子的顶礼；给了狮队两粒大红桔便算礼成。这舞狮不仅使春节的气氛加浓，也使人忆起在牢外过年的情景。

那狮头的造型几乎和外面的一样，如果不是狮身的冲凉巾，还以为外面拿进来的。老师父的手艺果真不同凡响。还有一种手艺，是把家属送来的、废弃不用的麻将牌，经过锉、磨、烙，造成各种牌子。最受欢迎的是心型牌，真像一颗真心，中

间可以镶进照片、图案或文字。难友们总把这心型牌送给心爱的女朋友。不少难友出狱后，还将牌子装上金饰，做成项练坠子。

有许多难友，看他平平实实毫不起眼，竟不知他们身怀绝技，一经表现，才叫人跌破眼镜呢！



## 老三篇 二不怕

郑皓

什么是老三篇？选自《毛泽东选集》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是也。这三篇文章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时认为是集中地概括了无产阶级人生观，是人人必读的。在古晋六哩集中营时，老三篇也是难友们必读文章，大家都背得它滚瓜烂熟，用以对照检查自己的思想状况。

什么是二不怕？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六哩集中营的革命者也曾以此展开整风运动，在牢内创设条件体验“苦”和“死”；目的是使思想赶得上形势的发展，以期有朝一日也能投入革命的武装斗争。

砂拉越的革命青年从早期“回”中国的浪潮中跃出，转而以主人公的身份为砂拉越的解放而斗争，这无疑是一次政治的大飞跃。然而由于本土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底蕴相对单薄，革命青年本土的历史意识和文化意识也相对薄弱。

当时中国是世界革命的火车头，毛泽东是弱小民族心中的红太阳，砂拉越的革命青年也不免有心仪北国神州的情结。在牢内封闭的环境中，竟能得到毛泽东的老三篇和来自中国的信息，自是喜不自胜，落力落实。于是老三篇中“彻底为人民服

务”的精神，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愚公“不怕困难，人定胜天”的精神就成为最高的指导思想。从学习上其心之诚，其意之坚；从思想改造上其盼之殷，其望之切，可以体会这些革命者的精神面貌。

但是在实际行动中有偏于模仿者少创意，缺少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当然也没有总结出牢内特殊情况下的斗争路线。这自是跟客观条件有关，也跟革命者的幼稚有关。在革命过程中，热诚是需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冷静的头脑。以牢内的二不怕运动为例，牢房关起来后，要赤着身子睡洋灰地也好，饿肚子也好，夜半不时开冷水浇湿身子也好，都不会引起注意。如果在烈日底下，举着重物不停跑步，在洋灰水沟边匍匐爬行，狱卒说是 GILA，营方当局肯定不这么看。由此引起许多不必要的压制行动，从保存牢内实力的长远观点来看，是不恰当的。

## 怀念范子龙

石韦

第一次知道范子龙，大约是 1963 年中，在古晋对面江的武吉西奥临时拘留营。这个拘留营本是警察训练所，有一条小溪通过，篱笆外是一片林子。林子里多的是野鸽，经常飞到营内寻食，子龙管牠们叫鹁鸽。大热天，野鸽咕咕的叫声，给人空旷、落寞之感。我曾见到子龙独自在小溪旁听那咕咕的叫声，也许他是在回忆他的农村生活。有一次，不知怎地一时兴起，他找来一个铁线网造成的笼子，把敞开的一方向着地面，用木棍撑起来，下面撒了吃剩的饭粒。木棍上绑了一条长绳，子龙牵着绳子的另一端，隐身一个角落。一声欢呼，一只野鸽居然给他罩住。他欢天喜地抓了回来，难友们都围拢来看。有一个难友忽地一手接过野鸽，在羽毛纷飞和野鸽凄厉的叫声中，放到地上的竟是一个颠簸的粉红色肉团。子龙勃然大怒，他说要杀就一刀而决，如此虐待太过残忍。我为他的神色慑住，身处拘留营内的他，是不是对肉团感同身受呢？

营内的那条小溪，一到涨潮便水光盈盈。生活委员会经过商量，决定把小溪扩大，并建上拦水闸，以便涨潮时有一个泳池。向当局申请，居然获准，还供给锄头、畚箕、木料。生活委员会把全营

难友分成若干组，轮流进行开沟建闸的工作。子龙是我的组长，他农村生活的经验派上用场。一个对造池缺乏信心的知识份子难友，也编在子龙一组，用了一个“正在研究学问”的理由不参加劳动。“研究学问”在子龙看来是件大事，反正他有的是气力，自己多干一份工也就是了。泳池造成后的第一次潮涨是一个早上的十点钟左右，生活委员会特定当天的十时一刻过后是自由时间。时间未届，许多识水的难友虽各在自己的位置上学习，但心早已飞到小溪的泳池上了。忽听得水响，原来是那个“正在研究学问”的知识份子难友迫不及待，时间未到便率先下水，泡在波光水影之中，享受那柔软之水包围全身的乐趣，竟不屑去“研究学问”了。子龙却以这泳池竟然能够吸引有学问的人去游泳而感到爽快！

1964年10月中，范子龙和其他四十九名当局目为“死硬派”的政治拘留者给移到西马砒叻州华都牙也特别拘留营，并于1966年5、6月间移回古晋七哩新拘留营。由于七哩拘留营的条件恶劣，拘留营内曾先后展开四次无限期绝食斗争及无数有限期绝食斗争。范子龙都是参与者，而且是一贯始终，其中最久的绝食斗争达十七天之久才结束。范子龙身体虽强壮，虽然绝食之后体重大减，虚弱乏力，但还是精神良好。他救护昏厥、摔倒的难友，每天洗厕所，为虚弱的难友洗衣。绝食期间大便是没有

的，因为勤喝白开水，小便不断。那小便奇臭无比，大家笑称是介于小便和屎水之间的排泄物。

范子龙乐观、健谈。有一次无限期绝食斗争进入十多天了，大家饿得肚子像给掏空一个洞。他却大谈食经，甚么鸡呀，鸭呀，猪呀，鱼呀，甚么香爆蒜米呀，甚么油炸葱花呀，甚么五香卤汁呀，说得饥肠辘辘的难友猛吞口水难以忍受。有人抗议，这不是画饼充饥，自我虐待吗？范子龙说：好，好，不说吃的，就说打猎。这个话题一转又自然转到吃的方面去。如说种菜、钓鱼还不是一样？那就说搞群众工作罢。啊呀，那群众可真热情，你一到他们家，他们先请你吃熟鸡蛋，再杀鸡留你吃饭呢！哈哈！

七十年代初，牢内的斗争逐渐走入低潮。范子龙常常哼着“柑子，柑妹，柑哥哥呀……”的歌，知道他过去的人说，范子龙想念他的爱人赖满妹了。我便推测：柑妹自是指赖满妹，柑哥哥指范子龙本身无疑。而柑子呢，大概是他们在柑子园或者在吃柑子的时候定情的。要是向他求证，他倒扭捏，满脸可是温柔的神情。

出了拘留营，我回到诗巫，二十多年来都没有跟子龙联络过，间中只听说他和满妹结了婚，做了码头工人。后来又听说，满妹患上肌肉痿缩症，不能行走；又说他除了背妻子去看病，又要背老母亲去看病。我一直嘀咕，去看病而致于要背，自然

是两者都不良于行，背的路程许是从家里到车上，总不成一路背着去医院。再后来，听说他妻子和母亲先后去世，他也已再婚。我想，从此他可以过着比较安定的生活了。

七月中，我从报上看到范子龙的讣闻，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但照片是他的，他过世的妻子也是赖满妹。向古晋的朋友们打探，说是他事前只是猛烈咳嗽。照 X 光，发现肺部有许多白点。医生嘱他去中国求医，他舍不得花钱，没去。却根据道听途说，找土医洗肺，不到两个星期就去世了。

我跟范子龙在狱中共同生活了约十年，觉得跟他相处完全不用心机，非常融洽自然。可惜自出狱至今虽已二十多年，总在生活线上努力，没有跟他再见。如今他遽然逝去，他可知留给他的朋友无法弥补的遗憾？

## 悼念赖满妹

韩心

范子龙——一个熟悉的名字，但我却从来没见过这个人，甚至连相片也没见过。那天在报上的一则“讣文”中，惊见这个名字与相片。原来他已作古。

我熟悉这个名字，是因为在三十多年前，当我被监禁在朋尼逊路六哩女子政治拘留营时，我的邻床是一个纯朴的农村姑娘——赖满妹。“范子龙”这三个字深藏在满妹的心中。她从不在人前透露她的爱，每当她的同乡（成邦江路十七哩）在拘留营内跟她谈起子龙时，她从来只是红着脸，轻轻地一笑，我经常从她的笑靥中捕捉到农村少女纯朴的爱情。

满妹已去世，现在子龙又去了。报章上出现了一些悼念子龙的文章。我想，我应为满妹写一点，以表心意。

我在一九六四年底，从诗巫监牢被送到古晋三角坡女子集中营时，集中营里的难友安排满妹教我学巫文。当时，我孑然一身，满妹送我一本 32 面的练习簿和一支原子笔，从拼音开始，教我读巫文，这是我在牢内的第一课。满妹在农村只读了华

文小学，从没学过巫文。她比我早一年被捕，靠着在牢内努力学习，她已能够当我的巫文老师。她教我巫文拼音“A，E，I，O，U”，然后从“Saya makan roti, minum kopi”学起。我的厦门腔发音不准，她可比学校的老师还严格，一遍又一遍地教。今天我能运用粗浅的巫文，还得感谢满妹这位启蒙老师呢！

在牢内的大家庭里住久了，我发觉到满妹与来自农村的姑娘一样有其勤劳、朴素的一面；同时又与一般工农群众有一定的不同点，就是她从不轻视我们这批来自城市的“臭老九”。她不多话，不喜欢在牢内造反，除了牢内有集体安排的学习外，剩余的时间，她就是自修。不过当牢内有集体的反迫害斗争，不论是签名运动，是集会抗议，是绝食斗争，她都毫不犹豫地参加。

她相当注重仪表、卫生。她的发质是蓬松型的，她把头发剪得很短，松松的头发贴住她的圆脸，一丝不紊。几件旧衣服洗得洁白光鲜，半截衣襟塞在裙头内，端正地坐在饭桌旁读书。要是桌子被其他难友占用时，她就用废弃的美禄罐当矮凳，以床板当桌子，端坐在床边，好像小学生在上课。我不喜欢这种呆板的生活方式，总爱靠在捆着被褥枕头的草席包，半躺着读书。工农朋友都不齿我的散漫作风，只有她笑笑地与我和平共处。牢内的“革命斗争”是分区分组的，不同组的人不可互看

文件。我的床与满妹的是相连的，我半躺在床上，她坐在地上读文件。如果我伸长脖子还能看到她在学甚么呢！当然我不会这么没纪律去偷看她；而她也从不怀疑我。因此，我们之间虽然话不多，却从来没有产生过矛盾磨擦。当她清扫床铺时，还经常顺手替我扫一扫我的肮脏杂乱的床头。这虽然是小小的事件，却体现出她乐于助人的风格。

在牢内，我们有分配值日生打扫宿舍分配饭菜，洗碗等工作。满妹经常在不是值班的时间也顺手扫地或抹桌子。她默默工作的作风经常得到才被捕进牢的难友们赞扬。满妹文化程度不高，但她努力学习；她也不是甚么强人领导，但她忠于她的理想，自始至终，她没有妥协离队的倾向。总是默默地跟大伙在一齐。

和平曙光出现了，我们都离开了政治拘留营，满妹与子龙也跟他们的战友一齐离开拘留营。自由了，结婚了，不用问我也知道他们是幸福、恩爱的一对。

十多年后，从一个古晋来的老朋友口中惊悉满妹患了肌肉萎缩症。子龙虽是百般照顾，背着她到处求医，终是不能痊愈。当时她已不能站立行走，只能在地上爬。有人来看她时，她总说“很羞耻”，我听后心如刀割，这么善良端庄、爱清洁的姑娘（虽然听说当时她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怎能忍受在地上爬着过日子。我无能为力，只是托朋

友寄上一点心意。听说她收到后，还念着我呢。过一、两年再向友人探听时，说她已过世好久了。

在轰轰烈烈的六十年代反殖反帝斗争中，赖满妹——一个纯朴的农村姑娘，以她爱国的情操，以她对集体事业的信任，跟着大伙儿为反殖反帝事业做出了贡献。在离开政治队伍后的岁月中，她为家庭、为儿女默默地奉献。如今，她去了，没有人知道她，也许爱她的人觉得对她是一个解脱。

有一个伟人说：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她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我们都要悼念她。

谨以此文悼念赖满妹——我的巫文老师。

## 番石榴

杜芬

以前的番石榴是野生的，只要有土地，便有鸟儿替你播种。鸟儿吃了他人的番石榴，鸟粪便给你播下种子。因此几乎家家都有番石榴树。农村的孩子没甚么好吃，等不到番石榴成熟便采来吃。印象中的番石榴是硬而涩的；只有一两粒藏在叶子底下未被发现，才能保持到熟透、香甜，那可是珍品了。有孝心的孩子还捨不得吃呢，要把这粒珍果拿回家孝顺妈妈。我就曾经送妈妈这么一粒番石榴。

有的家长不许孩子们吃硬的番石榴，便交待说要等到番石榴较软和熟时才可以采。孩子们辨别番石榴是否成熟的方法，便是用小指甲掐进番石榴的表皮，软的就可以采了。这是我上学之前，住在郊区的印象。

几十年过去了，我离开了郊区的绿色环境，我上学了，离校了，参加“革命”了，坐牢了。这风风雨雨的历程早已使我忘了孩童时候的郊区生活，忘了那青涩的番石榴。

在古晋六哩集中营坐牢时，我们过的是无私的集体生活，几十名难友一起住。家长拿来食物，不论多寡总分着吃。我们经常吃到的是古晋家长们送来的农产品：竹笋、青菜、水果等。

有一次，一位住在七哩的朋友，会见家长后，带回一粒成熟了的番石榴。那番石榴的表皮上布满了小小的指甲印，那是她的小妹为了留一粒成熟的番石榴给大姐，天天检查时掐下的指甲印。

这一粒番石榴代表着一个纯洁的小女孩对其姐姐的思念；这一粒番石榴更勾起营中姐妹们对家人的思念。我们不是无情，不是不孝。只是为了“伟大的理想”而离乡背井，或坐黑牢，或转入地下。

我们含着热泪分吃了这粒布满指甲印的番石榴。至今，番石榴的情意还留在心中。

(25-7-1998)

## 忆“诛达行动”

黄和顺

人，无论富或穷，一生之中如果过着平平淡淡的生活，当他们活到老的时候，脑海中一片空白。虽然有的人在商场上曾经叱咤风云，风光一时，或者在生意失败，潦倒一生，都不如有坐牢吃政府“咖喱饭”的经历来得使人“往事只能回味”无穷。

在此，是指当年的“诛达行动”的牢狱生活回味！话说 25 年前，即 1973 年九月，当时砂州政府在一声令下，从九月十五日至廿一日之间，逮捕了诗巫的 28 位社会名流，当中有名商、木材业钜子、医生、律师等，轰动一时。笔者当时也榜上有名，啣嘴入狱，尝了卅四天的监牢生活！

在这里，笔者首先向下列曾经“同舱房”的八名室友致哀，他们已先后离开人间：（一）许家栋（二）许如顺（三）刘其凤（四）叶立德（五）丁仲敏（六）萧招冬（七）郑传景（八）萧孝江。

“政治犯”顾名思义，是指与“政治”搞上关系者。在“诛达行动”所逮捕的 29 人（后又加捕一人）中，真正搞上所谓“政治”的，只有不才老夫我一人（当时是某党支部秘书）而已；其他的只不过是“支持者”，“同情者”或“与恐怖份子勾

结”等。坐牢，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并不是件光荣的事！但是，既然被“请”进监狱，也只有“认命”了！初进跑马路的监狱，“庭院”深深，门框重重，这里的牢房如货仓，很宽大、清洁，但却阴沉沉。坐牢，我们都是第一次（希望是最后的一次）。由于是忽然的被捕，大家都没有心理准备，免不了慌张“失色”、难过！监狱里的生活，当然不如自己家里，尤其是当中的一些富翁，更是忧心忡忡！当晚的饭菜，都没有人动！往后的无聊而苦闷的生活日子，每天生活都有规律，除了三餐，还有“下午茶”的“招待”；也有“放风”在球场上走动！接着是每人向政治部人员“交待”。一礼拜后，《我的声明》由笔者先发表。接着十月初旬，有二位名流也发表《我的声明》；再下来在十月中旬，又有四位专业人士写了他们的《我的声明》。

大家都承认有错，呼吁人民与政府合作，向有关当局作坦诚的交待，以免后悔不及等等。其实坐牢如“住旅馆”，不愁三餐，不怕风吹雨打，但最大的苦恼是失去自由，再加上事业与家庭的牵挂，更是使人通宵达旦难于安眠。关了十多天后，每天在彷徨中过日子！心中不断在想，甚么时候能被释放呢？大家知道，在“公安法令”下，将会被关两年。不过，据说政府在审查各人的“情况”后，或在 28 天后会释放一些人？！大家都在期待着这“美好”的一天。那知，平地一声雷，10 月 13

日，政府人员带来了当时砂州联邦秘书签署给各人的扣留令。“13”是外国人认为是“黑色的日子”，是“凶日”。真的，我们被通知从10月13日起，将被扣留24个月！24个月，是730天。天啊！只关了两个礼拜，已“万念俱灰”、“很不耐烦”了；那，那，以后漫长的日子怎么过？那天下午，每个人都愁眉苦脸，仰望天空，只有无语问苍天了！

X X X

X X X

“说一声去也，送别桥头。歌万里长驱，过溪便入天涯路”

“待七夕来兹，神游银汉。看双星短叙，转眼又成梦里人”（古晋/郑宪文）

（上录七夕古联今对）

被扣留后，政府宽待各人，每周可与家人会面一次。当“会面日”来临时，每个人精神特别好，一大早就“盛装”，等待时间，拉长耳朵听“叫名”！牛郎织女是神话，却有许许多多的传说，说不完的人生经历故事！我们被关后，往后的日子极希望与家人见面，那怕只是短短的时间！好比牛郎与织女，等待着“七夕”的来临！

去会客室与家人（大多数是老婆）见面时，兴高彩烈，容光焕发；回牢时，“脸上无光”“苦眉愁脸”而且带了两眼的“红眼眶”！七情六欲，

“表演”真逼真！这就是人的感情，心的互相牵挂！

1973年十月廿三日，这天早上，太阳高挂。清早，雄鸡喔喔啼，小鸟吱吱叫，奏起一支动听的晨光曲！这似乎是在欢唱在唱起一支欢送曲！当大家如常过着起居生活时，忽然，有关人员向各人宣布，各位（只释放 27 人）可以回家了，可以通知家人来带你们回去！这个喜讯，这个突然而来的佳音，与突然被带进监牢时一样的使人惊奇。进来时是苦恼，出去时是欢乐。真是人生如梦，梦如烟也！

(1998)



# 山高 水急 林深



吉林出版集团



## 悼罗平

丹英

罗平，原名沈志威，诗巫省，木胶县，打叻村人。华文高中毕业，1958年至1961年曾在古晋成邦江路17哩中华公学执教，积极参与反殖反帝斗争。

曾任第一省成邦江路第一支部委员，第一核心领导小组负责人，东部北加里曼丹人民军第三支队正队长，东部第二分局委员等职。罗平是一位有理论水平，工作能力的好干部，尤其是在部队中，罗平坚定不移地同一切错误思想进行斗争，始终是旗帜鲜明有方向的好同志。

罗平同志在一次被印军突击中不幸壮烈牺牲，时年约三十。罗平同志为反殖反帝献上宝贵的生命，谨以此诗悼念罗平同志——我的好上级。

沐胶打叻鱼米乡，  
你啃番薯当正粮。  
自小备尝生活苦，  
负笈猫城夜未央。

风涌反帝反殖浪，  
翻腾呼啸冲霄汉。  
浪潮心潮汇一处，  
确立目标定方向。

成邦江路十七哩，  
执教入乡传真理。  
披肝沥胆浑忘我，  
群众运动蜂拥起。

英帝高压挥铁腕，  
为保力量地下转。  
放弃教鞭上边区，  
餐风宿雨搞武装。

部队生活不容易，  
错误思想常警惕。  
罗平带头勤批判，  
旗帜鲜明提士气。

怀念罗平忆当年，  
肩负重担走在前。  
印军突然来袭击，  
为保同志把身献。

深山忠骨无处寻，  
一缕英魂守山林。  
可叹壮志未得酬，  
怀念罗平泪满襟。

而今家乡已和平，  
九泉之下应有灵。  
赫赫功绩不可没，  
只因当年献忠心。



为保同志把身献  
罗平队长永垂不朽

## 遗骨守疆林 猿啼伴长眠

—忆故友刘队长—

思阳

在那寂静古老的土地上，传来了“12·8”战鼓擂声，热血青年响应号召，打起背包，离乡背井，奔向那理想前程。从海口区到山口洋，您迂回曲折，浪迹天涯。

当您接到第一把枪枝时，您的脸上浮现出了那刚毅坚强的笑容，紧握那乌黑驳壳，眼望北方，心中哼起了“早日打回老家去”的激昂战歌。

可是，晴天霹雳，印尼“9·30”的乌云布满天空，寄人篱下的生活是那么的百般无奈，束手就擒，还是揭竿起义这是关键抉择。不，人在枪在，枪就是前程，就是希望。为了明天，你们通宵达旦奔向那波涛滚滚的麻罗河。从此，麻罗河畔传来了你们的战鼓声，肥美的“白鳞”鱼儿也为你们欢歌，欢迎远方的客人。

站在九重云天的山嶢，遥望着北方的云空，盼呀盼，早盼亲人来相会。就在晴朗的一天，麻罗河畔沸腾了，礼炮声隆隆，我们会师了。唱吧！跳吧！让战斗的旋律飞扬在林海之巅。

“左脚一大步，身体向下伏；左脚向后丢，翻身把枪出。”诚恳的教导，勤奋的学习，掌握基

本功，更好上战场。在你们的诚恳教练和配合下，国内的游击枪声回响在鹅江之畔。卡地拔河边伏击战，您把愤怒的子弹射向敌人胸膛；洒里街的地雷战，您带领我们冲锋陷阵。您的果敢无畏，今日回忆，件件犹新难忘怀。

低潮，是毅力的检验，是智慧的鞭策，突破低潮，这是您的最爱，也是我们的期望。您不畏艰苦，为了明天，您带领了区区数位战友，扛起了重建基地的大旗，毅然重上边区。“山高没有我的双脚高，河长没有我的脚板长”。山高河长何所惧，同心协力建基地，这是你们的豪言壮语，也是你们的战斗决心。在后有追兵，前路还茫茫的情况下，您又昂然的跨出了一步。

好消息，工作队在美丽的“花果山”建起基地了。战友们振臂欢呼。可是，我们可想到，战友们在建基地的初期吃尽了多少苦头，熬过了多少的日夜。为了解决吃饭问题，您在冷月高挂的田野里摸索钻研；为了鼓励士气，您耐心的做好思想工作。您的付出，迎来丰硕成果，罕见的几尺长的长豆，特大的金瓜，一棵几十公斤重的木薯以及粒粒飘香，都渗透了你们的血汗，都是你们劳动的结晶。

为了明天，为了面对“围剿”，为了新的战略部署，您又带领战友们向前跨进一步。可是，就在您跨前一步之际，您不幸被土崩活埋，意外牺牲

了。消息传来，我们个个低头抽泣。波涛滚滚的麻罗河呀，你的咆哮怒吼，山崩地裂，只能带走英雄的躯体。但是，英雄的赞歌永远飘扬在大地上，伴随着你那滚滚不停的长流！

遗骨守疆林，猿啼伴长眠。安息吧！人民的战士。



遗骨守疆林，猿啼伴长眠  
刘学东队长永垂不朽

## 花果山基地颂歌

小江

猴王花果抗玉帝，  
战士花果建基地。  
我改地来你换天，  
咱们不如比一比。

山嶢瀑布瀉千仞，  
麻罗白鳞跃浪层。（注1）  
林海莽莽牧场大，  
基地屹立在其间。

早起干活迎朝阳，  
誓垦荒林变良田。  
自力更生创丰业，  
齐天大圣也赞扬。

填饱肚子大问题，  
改变传统吃东西。  
杂粮也可代米饭，  
体壮心乐不稀奇。

登高令下刘队长，  
总挥铁斧“噢呵”喊。（注2）  
04 一贯去挑粪，  
看它庄稼绿满场。

南瓜翠漫九号园，  
09 忙碌黄花间。  
永练更是了不起，  
背起“乌约”不得闲。（注3）

基地牧场巴古河，  
飞禽走兽漫蹉跎。  
猎手场地走一趟，  
总有故事乐心窝。

急流漩涡千层浪，  
水面钓鱼真好看。（注4）  
蚱蜢做饵浪尖摆，  
猴急鱼儿就上当。

又忙渔牧又农耕，  
军训学习本领真。  
树脂点火谈心会，  
心怀祖国忆亲人。

征远 5 号和立武，  
三人结成尖兵组。  
翻山越岭搞联络，  
负重运输不怕苦。

6 号战友是好汉，  
数月围剿胆不战。  
只身游戏群敌中，  
勇敢机智擅笑谈。

民族代表老 **APAI**，  
技艺出众长屋来。  
河面垂钓叹观止，  
神行太保真不赖。

节日来临喜冲冲，  
你歌我舞文艺风。  
互勉互励勤学习，  
友谊之花不老春。

花果山呀花果山，  
挥别至今每思量。  
他日何时再相会，  
免去挂肚又牵肠。

注：“花果山”地处拉让江上游卡地拔河尾。

注1：“白鳞”即“诗玛”鱼。

注2：“噢呵”是一种森林里的山鸡的叫声，有人称牠为孔雀，当森林树倒或有什么响声，必然发出声。

注3：“乌约”是伊班族用藤编制，用于背在背上的一种运输工具。

注4：水上钓鱼，是钓鱼技术问题。“白鳞”鱼是一种不易上钩的鱼，除非在晚上，否则白天不易钓到牠。老 APAI 就是能在大白天把鱼骗上岸。他把园地捉来的蚱蜢做饵，用长杆在急流漩涡上方摇来幌去，急流下的鱼群就随着蚱蜢的摇晃而争先恐后的起舞。然后轻轻的把鱼饵放在急流水面上，鱼儿就上钩了。

# 我爱祖国大森林

## —纵步森林百日记一

江鹅

我们在砂印边界重新建立“营地”初期，经常面对着“围剿”。有一个小组发生了事故，我三人小组接到指示给予援助。由于敌情紧，我小组只能尽量引开敌情，减少战友的压力。为了让敌兵跟着我们的尾巴跑，我们决然向大森林的深处进军。

我们对森林的战斗也就这样开始了。当时，我们身上都没有粮食，只有不到半斤的盐头。估计与敌周旋可能要有一些时日，因此我们决定三人平均一天食用一小茶匙盐头，以便能坚持长期的周旋。至于口粮，就只好向森林伸手，就地取食了。

森林是起伏不定，有陡壁，有急流。这是毅力、体能、活动能力和智慧的考验，稍为偏差，你会在原地兜圈子；稍为疏忽，就可能会给急流冲走。就比如有一次我们上山来到一个矮垄，向左，水往左流，向右，水往右流。奇怪！此处为什么有两个头流？原来，我们站在的矮垄是两条小溪的发源地。就是这样，如不小心就可能迷失了方向。又有一次在河边洗澡，本来是清澈的水，忽然水有点黄有点混浊，水位也升高起来，这时候就要赶快跑，否则就要被急流冲走。只数分钟，“隆隆”急

响，河水就暴涨起来，一升就是数十丈高。好好的天气，忽然急流突变，河水暴涨，这就是森林变化无常的天性，极富挑战性。

我们纵步在森林，上山靠打猎，下河靠捉鱼，要用科学的吃法来解决吃饭问题。没有米粮，用鱼、猎肉能代替得了吗？能的，问题在于要科学的吃饭，要反传统的吃。比如说，鱼猎肉吃多了，身体会发热，肚子不适应等毛病就会出现，特别是把鱼猎肉当正餐吃多了，就是泡浸在冰冷的山泉下也不感到冷，也不能解决身体闷热无力的感觉。唯有找一些“UPAT”树芯一类的野菜，才能解决便秘、腹胀的怪现象。树芯，就如“板督、亚扁、里蒙”等芯，都是可食用的树芯，和鱼猎肉相配合进食，不但可解决生理上不适的毛病，而且也丰富和更加多样化了我们的粮食。

俗语说：“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可是这对我们来说就不适用了，因为我们的“巧媳妇”不但能为无米之炊做伙食，而且更能丰富无米之炊的伙食。我们利用森林里有一种含有丰富淀粉的“板督”树，设法加工取粉。再用其粉做成各式各样的糕点、粿条、面，还可煮成糊粥、和块状的饭团。我们的“巧媳妇”就是利用这些天然的粮食，丰富了我们的口欲，供应了部队，使部队得以生存。

我三人小组在森林纵横了百多日，充份证明了森林确是一所避风港，是粮仓。只要我们敢于去

闯，去尝试，和具有一些基本工具，在森林里就不会饿死。因此，只要我们掌握森林的基本规律和适应森林的生活，我们就可能像一只海鸥，自由自在地翱翔在浩荡无际的，又可畏又可爱的林海之中。



# 森林粮仓“板督”树

(附“板督”歌)

江鹅

在森林中，有一种植物，其貌不扬，干粗，多刺，树干直径大多数有一尺左右，高数丈，常生长在陡壁、山坡或深涧山谷之中。这一身都是宝的树，我们称它为“板督”树。

“板督”树经常是数棵生长在一起，是棕榈科植物的一种。其枝叶就像椰树或硕莪树一样有长梗；树身外皮坚硬，内部柔软呈棉状，含有丰富的淀粉。因此，在我们的游击斗争中，为我们解决了许多粮食的问题。其树芯也是很好的菜肴，特别是鱼猎肉吃多了，吃些“板督”芯，更能解决便秘、大便不通之苦。

“板督”树虽然含有大量淀粉，但不一定每棵都有。一般来说，粗壮的树干都会有淀粉，但不一定最多。通常“板督”树是在开花结果之前最多粉。“板督”树在成熟时，其枝干顶端会长出枝芯，花果就吊在枝芯上，像一盏吊灯。当板督开花结果后，其淀粉多集中在顶端的枝干，未吐芯开花时，其粉大部份集中在接近树身下部一带。因此。

在砍伐“板督”树，就必须有所选择，才能有收获。

“板督”树高干大，砍伐下来后，我们都会再砍成数小节，每小节二、三尺长，方便把坚硬外皮削去。削去外皮后，再用铁钉板把“板督”磨碎，拿去冲洗，丢掉废渣，沉淀下来的就是白色的“板督”粉了。

要清洗“板督”渣取粉，也是很费气力的。我们必须事先搭好架子，在架下用油布做成“船”状，当上面冲洗时，下面的“船”就起收集、沉淀的作用，最后放掉水，沉淀在“船”底部的就是粉了。如果为了要保存和方便携带，就需要加工晒成干粉。

“板督”树在砂拉越历史进程中，曾起着积极和不可磨灭的贡献。据说民族英雄仁达、阿顺在领导伊班族反抗英殖民主义者的武装斗争中，也曾利用“板督”树来解决他们的部份粮食。我们在侦察森林的过程中，曾发现具有战略地理位置的某些地区，也发现有人居住过的遗迹，而周围就长满了“板督”树，甚至某些距离都发现有规律性“板督”树生长。据传说，这些都是前人为了需要而特意栽种的。

总之，“板督”树是森林中的天然粮仓，大地儿女的裸姆。只要你向她伸手，她就会源源不绝

的供应你洁白的“粮食”，让你在困难中生存，激励你坚强的战斗。



森林粮仓“板督”树，当长出花蕊时就是淀粉最多的时候。



洗“板督”粉。



晒“板督”粉。

2/4

## "板督"歌

5 3 | 3 3 2 1 | 2 . 7 6 1 | 5 — |

站 在 板 督 頭 路 在 我 前 頭

1 2 | 3 . 4 5 | 6 . 4 3 5 | 2 — |

歌 著 板 督 樹 心 里 挺 舒 服

3 . 2 | 1 6 5 | 1 . 6 1 2 | 3 — |

瞧 著 板 督 樹 革 命 熱 情 高

6 . 6 | 5 . 5 5 | 5 . 5 3 2 | 1 — |

磨 著 板 督 節 思 想 更 開 通

3 . 1 7 6 | 5 — | 1 2 3 1 | 5 — |

踏 在 板 督 架 如 把 困 難 壓

6 6 | 5 5 5 | 5 5 3 2 | 1 — |

踏 在 板 督 架 如 把 困 難 壓

3 . 5 | 1 6 5 | 6 5 4 3 | 2 — |

吃 著 板 督 粉 激 情 更 振 奮

2 5 | 7 6 5 | 3 2 1 2 | 3 — |

吃 著 板 督 粉 激 情 更 振 奮

6 5 | 4 3 2 | 5 5 6 7 | i — | i — ||

吃 著 板 督 粉 激 情 更 振 奮

## 打猎趣闻

吴松美

有一次，在印尼边界人迹罕至的地带。在行军过程听到辟哩哗啦的声音，我们断定是“山人”（注一）在吃“板督”芯。我们正适时需要补充肉类。

我们向着响声方向走近，果然不错，正是“山人”。牠看到一大群比牠还要大的“两脚动物”，惊恐害怕，马上转身就跑掉。看到地上现成横七竖八的“板督”芯，我们就不用多大费力地去砍。

谁知，待会儿那只“山人”又呼喊呼喊地走回来。看来牠不甘被我们“不劳而获”，要抢回本属于牠的食物。看到送上门来的猎物，我们毫不客气地把牠打倒。对不起，为了北加这块土地上的自由民主，这个“山人”也付出了必要的牺牲代价。

xxx

xxx

xxx

边区的“山人”看起来凶巴巴的，其实一点也不凶，也容易打。你只要辟啪辟啪大踏步，煞有介事地吓唬牠，牠就会惊恐跑掉。你打牠，牠爬上树去，爬上树顶上面，折断树枝甩下来。牠往往太慢才放手，所以往往甩到后面，丢不到人。在高空躲

一阵感觉不放心，又爬下，爬到矮树去，要打就更好打。

xxx

xx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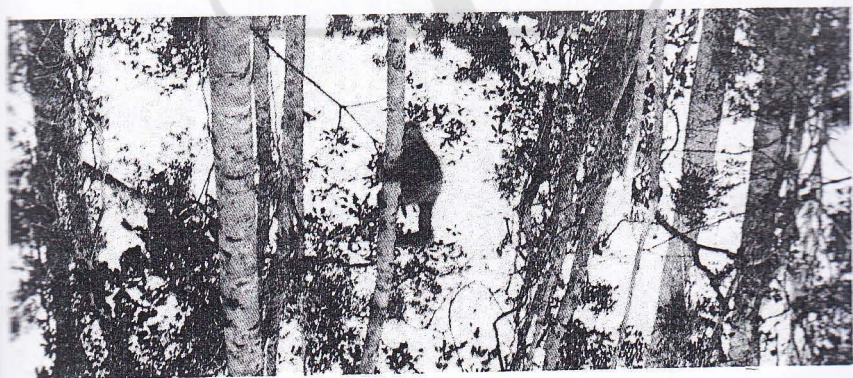
xxx

有一次傍晚，我们走着走着，看到山猪窝，还未看清楚，突然窜出一头大猪，我们要打也措手不及。

走近杂草堆集的窝一看，有好多只乱钻、蠕动的小山猪，大概还只生出来三、五天，还不太会走路。

这也是小收获，我们把长裤脱下，把二边裤脚打个结，把七八只小山猪装进去，就背着回去了。

（注一）是一种猿类的动物，在靠近印尼边界内陆一带才有。形态像人，高有四尺左右，披着深赤褐色长毛，前肢很长，大部份时间在树上活动。



居住在马印边界的大森林里的“山人”，为了我们的事业，“山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 打到“没有眼睛”的鹿

阮赛兰

大概是 1981 年下半年，我从华区转到深人民族区一段时间。那时是在 TATAU 河支流 ANAP 河一带。

有一次，我被分配到跟吴松美和郑珠英俩战友一起去打猎。打猎对我来讲是“门外婆”，根本没有打过猎。有时有跟打猎战友一起出去，不过是做协助性事务的事情。再说，尽管自己穿军装，拿着枪，也经历过多次的驳火，仍鲜有打枪。老实讲，还不是很习惯打枪，除非逼不得已。

先找个露营点，背包交给珠英战友。我和松美就沿河而上。走呀走，来到一条小支流发现有不少的痕迹。观察了一会儿，松美对我说：“赛兰，待会儿鹿会从这儿经过，你就在这里守着吧。”

好了，松美走他的路，我就地留下。“有鹿吗？”，我心里揣摩着。不管有没有，还得严阵以待为好。我再次在岸边周围观察一番，推测可能来之处，我守位应在那里，以及若真的猎物出现了，该怎么办？

于是我就坐下。守了好一阵子，什么动静都没有。心想，暂时不管它，先去冲凉，跳进河里。

才浸在水里，我听到仿佛有什么声响，我紧张起来，忙抬头一望，只见在我前面蓦地冒出一只庞然大物站在离我三十多米远，正有一对眼睛眨也不眨的傻乎乎的瞪着我。他头上还长着有叉的角，感官告诉我是“鹿”。我赶紧上岸穿衣穿裤，边穿边想要不要打。若不打，放牠过，他们也不知道。不行，大伙们正等着桌上肉呢！我慌忙挂上吊带，提起猎枪。我正要瞄，心想若是打不死，受激怒的鹿冲过来怎么办？不会吧，我自我安定着。

我捧着有点颤抖的枪，瞄准准的，砰地一枪过去，我眼睛自动闭一下。待睁开眼睛一看，啊！不见了！我心里迷惘。我跑步过去看个究竟，什么都没有，却看到地上有一颗晶白状的东西。是“鹿眼菇”（注一）？不对！是鹿的眼睛！鹿的眼睛被打到了！我感到有些心凉懊恼，整只鹿拿不到，只捡到一颗鹿眼。

我又反过来想，没有一边眼睛的鹿会不会走不远？会不会更好打？我蹑手蹑脚边行边扫描前方一带。突然，看到一棵大树的背后……啊！那不是鹿吗？心想，这次无论如何，再也不让你跑掉了。我站稳马步，捧起枪，朝什么部位打？对，打牠的头！“砰”枪声一响，随着我睁着大眼睛一看，哈！牠倒在地上了！

我兴奋地三步当二步跑着去，哗！有一百多斤重，站起来应比我高，看到牠还断断续续踢着

腿，我忙拔出短刀。砍那里呢？对，要砍牠的腿，我使劲猛砍一番。这么大的一只鹿，我实在没有力气对付牠了。我必须回临时点求援。离开之前，我砍了几条藤把牠的脚竖捆横绑。

我跑步回点找战友们。大家高兴地一起来七手八脚地，好不容易才把牠扛了回去。

回到大“点”，战友们齐问“怎么打到的？”

松美打趣地说：“没有眼睛的鹿才会打到呀！”

（注一）在深山野林里，地上会长出一种菌类植物晶状体正像鹿的眼睛相似，可以生吃，放进糖水里更好吃。我们称这种菇为“鹿眼菇”。

## 东北小长征点滴

=民=

在一个晴天白雾的早晨，我们数位同志，背起军包，全副武装和大队同志在许多勉语歌声中握手告别，我们的东北小长征开始了。

轻装行军了几天，我们经过一块木薯芭，想挖几条木薯吃，想不到一群山猪比我们偷吃得早，大白天竟敢来侵犯。几个同志嘻笑满面，抓了一条小猪就走，解决了我们的吃菜问题。再走几天，我们到达乌也河。在群众的帮助下，我们买了足够的粮食，负重前进。

负重长途爬山涉水行军是个考验。我们每个男同志，开始时至少背五十斤重量，女同志也要背三十五斤左右，往后一般逐步减轻。这样的重量，没有包括菜类，只有米、油、盐、味精、糖、饮料及一些香料。菜类一般都是就地取材，向深山老林伸手，通常都是鱼、山猪、山羊、PANTOK 芯和 LEMUN 芯之类。一般两天要找一次菜，除非有打到大条山猪。

我们爬山涉水走了十来天，到达木胶河。再往前走两天，情况不同了，许多山垄几乎没有人走过，没有任何砍劈和折树的痕迹，是到了无人烟地

带。在这无人烟地区里，我们每天听到的就是流水声，山羊、猴子、山孔雀等的叫声，有时也偶尔会听到飞机声。这里的河，鱼是特别多，尤其是“白鳞”，和第三省没见过的 MUKONG 鱼。山里的猪、羊、猴子、山鸡等也较多。这里的河流，石头特别多，也较大粒，水也流得特别急。山崩也特别厉害，几乎一两依甲崩成一片光的都有。山也特高特陡，山垄也较狭隘，垄面上大石头也较多。有一条山垄平均在两千英尺以上，我们在垄面上，总感到整天整夜都是“呼呼”不停的吹风。白天行军，一停下来就感到冷，晚上在垄顶过夜，冷极了。垄面的树不大，每棵树都穿着密密的厚衣，从树头穿到树尾，见不到树身。这条垄的山蛭，更是吓人之多，你每走十五分钟停下来，就会在自己脚上抓到二、三十条。我们常常会给它偷吸去很多血，真吓人。说也奇怪，同志们走在这条垄上，也特别的兴高彩烈。在疲倦的行军中，步步登高，步步想看南中国海，可惜白雾笼罩，只见眼前满是树。同志们一边走一边搬石头，把它推下山谷深渊。轰隆隆的响声，吓得山鸡、山羊呱呱叫，乐极了。

经过整十天的行军，队伍到达 A 河。渡过 A 河，又走几天，我们进入了辽阔的烂芭沼泽地。这里的沼泽地，真是恐怖地带。芭里长满灌木小树和草丛，密不通风，很难穿越，又会陷人。稍为下几阵雨，水量就会浸到肚子上来，连绵下一段时

间，就会变成长久难退的茫茫大海，无法行走。水退后，我们走过这些地带，抬头就可以看见那烂泥土在我们头顶上的树叶黏着，白茫茫一片，约一天路程之内，皆是如此。像这样的地方，地图上就是空白一片，画的河流也不准确，很容易迷失路线。我们连走了四天，还走不出烂芭地带，比我们原来在地图上估计的时间，多走了一天。这是我们此次东北小长征中最难走的一段路程。这一带的水，多是红白混合的浑水，也有些地段是纯粹的红水。

越过了沼泽地，我们又向山地前进。一个晚上，我们在一个小山头边过夜，突然下了一阵暴雨，第二天早上起身一看，前面一片广阔的平芭和小沟，已经变成了一片汪洋大水，水深约五尺。走不得了，我们只好原地休息。

再往前走几天，我们到达 T 河，与 KE 河的分水岭。这地段也算是无人烟区或极少人烟区。再往前走，就到 KE 河水范围了。这里的山区地势比 T 河一向山区较低些，河水同样是浑的。有一个特点，就是沙特别多，地质很瘦，河边平地很广，山也很矮。走三天路程的范围内，都是极少人活动地区，所以山猪、山羊等也特多。白天在河边两岸平地走，都会遇到猪、鹿、山羊之类。山猪多是成群，见到人，一时还不会就跑。有一次，我们前面两个同志都走过了，猪群突然从我们队伍中间闯过来，使到同志们一时手忙脚乱，欣赏一阵罢了。还

有一次，我们从山上刚下河，走没几丈远，一条大鹿大叫一声跑走，吓了我们一跳。再走不远，看见一条小支流里，新搅的浑水不断流出来，是山猪刚走过的。一位同志就去跟，不上十分钟，果真发现一群山猪在河边找吃。一连两枪，倒了两条，另一只山猪还在不远处呱呱叫，若是再打还是能够。这么一来，我们变成“山老虎”了。五天时间吃掉八个大猪脚，两副全内脏，还有两只猪的全部肉和一些自制扣肉。不久后，又打到一条一担五以上的大肥猪。四天内，五个人又吃完四个整腿的猪脚，全部连骨的肉和内脏，吃到我们连大便都变黑，肚子也疼了。一天冲几次凉，还是感到热。一天煮一格饭，五个人也吃不完，几乎是以肉当饭吃。有个同志，起初一连几天全吃肉，后来变成饭、肉都不吃，宁可停吃了。

走出无人区或少人区，再往前走两天，这一带地形就更加怪了。在我们走过的那条垄上，可以看到一粒粒大石头，几个人手拉手都围不过去。石头顶上都长着一棵棵大树，几乎拦住了整个垄面。人走过去，要转弯抹角，直望不到前面垄。另一个半山腰处，石头生得更加怪，整个支垄几乎是大石头铺成的，也是每粒大石头上都长着大树，而每粒大石头之间都是深洞和峡缝。人过要爬上大石头顶，然后再爬下石头，再爬上另一粒大石头，这样上上下下要走十几分钟，才走完这段路。走这样的

地方，有点悚毛孔，生怕什么时候突然闯出一条老蛇，咬你一口。再走不久，又遇到一个地方，突然在半山处出现一片不小平原，都是沙地，有很多天然水井。

下山到平地，走了大约半天，突然前面又出现一粒特大石头。远看像小山，走近看果真是粒奇大的石头，周围还有一些小石头围绕着。在大石头底下水洞里还有很多山鱼和青蛙，石头顶上又长着一些树。当晚我们几个人就占领这粒石头面过夜，还把石头底下的山鱼捉来做菜。这粒石头与普通石头不一样，是黑色的，生得凹凸不平，又硬又利，用力敲会一片片的断裂，不小心会割手。我们认为做地雷炸片的好原料，可惜生得太远了！

# 祖国山河不但美而且怪

(东北征途见闻系列)

俞诗东  
梁娇芳

走着走着，我们来到一条河边。该过河了，可是大家都犯愁起来。怎么过去呢？这可是一条怪河，满河床都是浮萍和杂草，根本不能通船。这么大的一条河连一座长屋都没有，不明就里的人来到这里，还以为是旧的水稻田呢！若冒冒失失地一脚踩下去，准要没顶。那后来我们是怎样过去的呢？后来嘛，只得学群众砍来大量的长竹竿，铺架在草上，横过河去，好不容易半身水面，半身水里走过了这生平第一次遇上的怪河。

X X X

X X X

朋友们有看过一条天然小河会是两条大河的支流吗？在丁雅、峇功、卡腊三条大河就有这样的怪现象。当丁雅河水大时，其一条支流的水就倒流入卡腊河；相反的，水则流回丁雅河。同样的，卡腊河水大时，其另一条支流的水就流入峇功河，水小时又回流。不明此理的人走到这里，恐怕还要对指南针的准确性怀疑一番。

X X X

X X X

在东北的一脉山垄上，长着许多人合抱的巨岩，岩顶长着一棵棵大树，人过要转弯抹角。另一支垄顶也几乎全是由大岩石铺成的，岩顶照样长着大树。石与石间往往是深洞，人过要费力地爬上岩顶再下凹缝，然后再转身爬上另一颗石头顶。低头一瞧真不知那些黑森森的洞内住着什么怪物，身置此地不免毛骨悚然。

X X X

X X X

在一个广阔的沼泽地里，矗立着一颗巨岩，它大到令人误以为是一座小山，石上长着些许小树。这岩石与普通石头不同，呈黑色且凹凸不平，石质又硬又尖利，敲了会断裂成一粒粒会割人的利石。兴许这是天外来客——陨石也难说。当晚，同志们就在岩顶扎营过夜，还在岩脚捕抓鱗鱼做菜。

X X X

X X X

1980年，我们六人向东北进军，来到达斗河尾。那时达斗河的两大支流——KAKUS，ANAP河还没有受到开发木山的污染，水清见底，风景秀丽，鱼儿更多。记得在KAKUS河尾一条开叉河，河床大约只有二、三丈阔，水深为五至八呎。河里鱼群逆流而上，那阵势与姆禄山的蝙蝠出洞不遑多让。绝大部份是“木公鱼”，而且差不多都是整呎长，密密麻麻，成千上万，没完没了地急急往上游。我们坐在岸边目瞪口呆的瞧上整个钟头，也还没看到尽头。到底鱼儿们是去河尾开会还是结伴去下蛋，还

是……，大家兴致勃勃地讨论着，可谁也下不了结论。

鱼儿这么多，机会难逢，快扎营，一找到“点”，几个男同志就迫不及待的放“连”（鱼网）。一个同志拉住这一头，另一位抱着网游过对岸，还没有绑上网，只听得劈劈啪啪鱼儿撞网的声音，赶忙回头收起网，一数，哇！七十九条！最短的时间，最多的收获，打破了历来放“连”的记录。真有趣，一放再放，男的捕鱼，两个女同志就忙着剖鱼、煮鱼、制鱼粉。实在太多了，应付不了，不能再捕了，但眼见这么多鱼心有不甘，还是照捕不误。童心未泯的“阿叔”把一条条活鱼从网上解下来，再放回水里，看着牠们游回河去，一乐也！

X X X

X X X

在森林里活动二十二年，接触的兽类真不少，最稀罕的要算是豹了。就在东北的路上（都胞一带），怀学同志，一枪打死一头花豹，这下可忙了。我们先是替这位明星摆各种甫士照相留影；然后取皮制标本（最后失败丢掉），再来帮牠拔牙以志留念；最后呢，当然是品尝牠的味道，果然山珍一味。

除了花豹，还有更为珍贵的黑豹。据说，在姆禄山附近，三个木山工人结伙伴打猎，遇上一头黑豹，枪从这个山头向对面山头射过去，黑豹果然

中弹，可是却只伤不死。岂知这畜牲竟带着伤吼叫着朝猎手扑过来。其吼叫声难以形容，据说反正是比鬼叫还恐怖，令人毛骨悚然，吓得其中两个猎手拔足而逃。所幸还有一个较镇定，补上一枪，结束了牠的性命。不然在牠盛怒之下，后果堪虞。

这头黑豹约五、六十斤重，毛皮色泽油亮有纹。由于珍贵，猎手花了数百元买来火酒制成标本保存起来。

X X X

X X X

朋友们，你们可知道达斗河尾有天然温泉和喷泉吗？就在 KAKUS 河的一条平平常常的小支流河畔，由地底下冒出来的几条小水柱形成一个小湖，水位只有一个脚板深。但请别小觑它，把脚伸下去可耐不上几下子呢。据说，把鸡蛋放下去，不用五分钟就熟了。看那水长年累月冒着热气，奇怪的是，不到一丈处的河水温度和平常的河水没有两样。

在另一条小河里还有个“喷泉”。这喷泉眼就在河中心，喷出的水柱由低渐高，然后又由高转向低，直至水平面，这时又渐高起来，长年累月如此反复。这泉眼直径有一呎阔，奇怪的是，周围河水仅有几呎深，而那泉眼竟有一粒车衣线那么深，喷出来的水非常臭。

在滥伐木材的二十年来，此二泉不知是否还幸存？

## 第一次行军

= 燕 =

游击生活不安定，经常要东奔西走。当比较多同志生活在一起时，是多么兴趣和鼓舞；当需要分手时又是多么令人依依不舍。想到去新的地方活动，一方面感到高兴，一方面也有顾虑和思想斗争。

参军以来，我还没有尝过行军的滋味，这回总算尝到了，酸、甜、苦、辣都有。在荒芭野地到处为家，三餐野外风吹雨打。走过千里的森林、烂芭及小山丘，经过铁轨路，游过河流，越过大马路，一直紧张的走着，个个同志确实感到累了。停下来时，全身湿淋淋，有的同志身上还冒着烟。我以为他是冒火冲天，吓得我不敢跟他谈话。仔细一看，原来是汗水湿透了衣服，被太阳一晒，汗气上升。

起初走烂芭，“噗哧”，一天最少在烂芭“拜天地”一两次。有时“四脚朝天”，有时“四脚扒地”。一不小心，双脚陷在烂泥中，拉也拉不起，只好求救于人了。两条腿跌得花斑斑的，好像花鹿哥哥。还有那驱不走的蚊子，老是围着你，奏着令人讨厌的“音乐”，一不防备，就向你偷袭。

有一天，正在烂芭里深一脚浅一脚的走着，看到一个同志眼睛直溜溜地往一个窟窿里张望。原来他看到一只小乌龟，于是他就三步并两步的奔向那水洞，定睛一看。哗！不只一只，而是五只。可能是那只小乌龟不听话，跑出来玩，给“敌人”看见了，把“家”给弄暴露了。那个同志“太无情”了，把牠一家大小一网打尽，几个同志笑得见牙不见眼，说是今晚有大补品吃。而我呢？思想在斗争，心想，今晚可能要吃乌龟饭、乌龟菜、乌龟汤了！如果是这样，我可要饿肚了。想着想着，心里直跳。那晚我赶忙去钓鱼，希望能够钓到鱼，我可以吃鱼，就不用吃那难看的乌龟。真幸运，鱼儿也同情我，三条鱼儿乖乖的上钩来。我拿着鱼儿，心里乐滋滋的。

我们从烂芭地来到山地，从群众区转到森林区活动，确实是个很大的转变。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我才慢慢的适应过来。未到民族区时，我就一直问同志们到了没有，心里有些紧张，总在想，到底民族区是怎样的？过了几天，民族区到了，看到清澈见底的河水，潺潺流不尽，个个同志赶快拿水壶装水。想到在华区喝的是又红又黑的烂芭水，更感到这里白水喝在口里清甜清甜的，令人心口凉快。

刚到民族区那天，忽然乌云滚滚，电光闪闪，狂风阵阵，老天爷哭丧着脸，送给我们一阵大

雨。顿时大地变成了白茫茫的一片，我们七手八脚的搭起临时“屋子”避雨。身处在这偏僻的深山老林，渺无人烟，又面对狂风暴雨，我思绪万千，心里很不平静。忽而感到我们好像很可怜，忽而又感到我们很光荣，很坚强。

踏上民族区的土地，我们越走越深入，山势也越高。站在高山上放眼望去，林海茫茫，朵朵白云绕山腰，山峦连绵起伏，云海浮游，真是锦绣山河美如画。在那水流湍急的河里，有的石头酷似小山；有的又像圆圆的大鸡旦；有的像人用刀切过的一样平，一样直；还有那一瀉几丈的瀑布，有如千军万马在奔腾。河中还有一群群的鱼儿自由自在的游着，不时不时传来山孔雀的欢叫声，猴子在树上嬉戏吵架声，还有树上小鸟的高歌声，如此美景都是从来未曾欣赏过。

在荒山旷野行军，难免会有荆棘刺脚，野藤绊身，蚊虫和山蛭吸血，所以不得不打起精神，多加防备。上山一定要打起勇气，体力要足够，才能一直向上，上得越高，便越感到辛苦。个个同志都走得气喘如牛，上气不接下气，汗流浹背，这些我还能应付的了。倒是下山，实在令人心惊胆跳和吃不消。因为，下山时，斜度甚大，如果又逢下雨滑溜溜的，只好尽量把双手拉住旁边的野草、小树，小心翼翼地让双脚顺道而下。千万别来个紧急煞车，要不，包会使你变成滚地葫芦。趟河，走完一

条又一条，整天两只脚几乎离不开水。有时，我们想扎营，到处找地方，找到天南地北。如果在高山上扎营，就比较困难了，没有水，还要下山坡去背水煮饭，冲凉倒回来时，又是满头大汗了。这还不要紧，最糟的是，有的地方是连下山坡也找不到水。山区生活就是这样，有时喝的是清甜的流水，有时喝的却是山猪湖的水。如是后者，一点点的水，又是浑浑的，冲凉、煮饭都要省用。然而有时在高山顶过夜，厨房就做在清澈的“旱沟水”边，煮饭、冲凉、洗衣取水，垂手可得。在民族区，有一种叫山蛭的东西，真令我头痛。当初见到时，怕死人。当我看到脚上有山蛭，怕得手脚都冷冷的，不敢用手去抓，连晚上都不敢去小便，还想等山蛭睡觉了才去。后来才知道，山蛭晚上没睡觉！据说曾经有山蛭躲进同志耳朵、鼻子，甚至肛门，那可是件“大事”了。

在民族区，我们经常以钓鱼为趣，也把鱼当菜。某同志确实是个好渔翁，一路上，他对钓鱼特有兴趣。一天的行军已是很疲倦了，他仍然去钓鱼。天一暗，他就在河里放钓钩，这边绑一枚，那里绑一枚，有去必有收获。有了他的钓鱼本领，为部队提供了不少菜。他钓的鱼，有上等“塘虱”（泥鳅）、“白鳞”和 EMPULAU。要煎，要煮，要蒸，要烤，都是一样好配饭。还有那有钱也买不到的小动物，像鼠鹿、甚至“狗熊弟弟”、“山

狗”、“大头鸟”、“O 河”等等。如果不是在部队，可能一辈子也尝不到这些山珍野味，也看不到这么美丽的锦绣山河。



祖国的河流盛产淡水鱼，左 Empulau，右“白鳞”

## 访第四省加央长屋

= 升 =

由于事先无法搞清楚长屋的具体位置、长度、人情，只知是加央族的，长屋相当长。我们原本不准备上，只想约屋长等一些人来谈谈，以免语言不通造成的障碍，也怕形成误会。

穿过一片新砍芭脚的树芭，来到通向长屋的路上。等一阵，路上来了两个人，我们尾随上去，先看到是个中年妇女。当她看到穿便装的我们是陌生人时，就加快脚步，超过了前面一个男的。还好这个男的笑脸迎我们，说的是最简单的伊班话加马来语，只知他是叫我们上长屋。我们另找到砍芭脚的一对老夫妇，没讲几句，老妇女就比划着讲：**KUMBANG**（吃饭）。这是我们唯一听得懂的加央话，我们谢绝了她的好意。可目的仍然达不到，看来还得倒回去想其他办法。最后，我们在长屋附近遇到一个砍芭回来，较会讲伊班话的群众，请他去叫人。由于他忙，等到天快暗，才见他带了七、八位长屋的“代表”，他们热情的请我们上长屋去。我们闲谈了一阵，气氛融洽，使人感到盛情难却。于是，随着他们乘船，渡河上长屋去。

此时，灯火明亮，有些人特地到岸边迎接，屋长也在门口迎接我们的到来。大家都因听不懂对方语言感到惋惜。只能用非常有限的语言和手势来表达彼此的敬意。我们得知他们仍然以种稻为生，有些也割树胶，有好些人出外谋生。近千人的长屋，要过好日子也有难处。但对我们这支从未见过的武装队伍，他们是感到兴趣的，想听听我们怎么说，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做的。我们出示了相片和自制枪枝。接着我们要求找出一个群众当翻译。几经推荐，终于由一个教员担负起来。对方口才很好，快速的一句句翻译下去。就这样，众多的长屋居民除了平日听上帝的福音，现在还听了我军的“福音”。当时我们提到搞福利，有时还帮群众砍芭、割草时，先前路上见面的妇女立即揉着酸痛的手臂说：“早知如此，请你们几位砍它一天，那不知该会砍多大片呀！”说得大家哈哈大笑起来。

“今晚你们到来，我们感到高兴和欢迎。初时你们荷枪实弹的，使我们一下子感到很突然和吃惊，因为我们对你们是很陌生的。现在听了你们的谈话，心情已松弛下来。你们是好人，你们政策也很好，不损害群众利益，而且是为争取群众利益而牺牲。我们是普通老百姓，过着贫苦生活，我们都是上帝的臣民，是以仁爱待人的，我们一定不会害你们的。”这是屋长的一席话。他一会儿讲几句伊班话，一会儿讲几句加央话，许多时候用马来话

讲。屋里热气腾腾，他冒着汗接着说：“正如你们所说，需要大家共同做好安全工作。我们这里交通方便，周围人口稠密，还有不远处就是木山，所以觉得你们不便久留，这并不是我们不欢迎你们。像今晚这样没有外人，我们就很高兴和你们在一起。”他讲了许多，我们大多只能领略其大意。

进餐时，由屋长和一位教师陪伴着。坐定后，屋长告诉大家要先祷告一下。主人殷勤的叫我们吃饱，在这里要吃什么菜，大可不必把手伸得老长，因为圆桌中间放菜部份，是可自由转动的。餐具是匙和叉，菜是冰冻鸡、黄包菜和木薯叶。

整个相处过程，他们是很友善的，有时也会用有限的语言问我们一些事情及说笑。比如一个年青人，当他用伊班话，想把一件事情谈下去，而又无法说完，又难于用手势表达出来时，就害臊地从地上站起来，跑开去，引来大伙一阵笑声。我们把地图摆开，请他们指点地形、民情时，他们也热情地指点，即使是师训毕业的教师，也没有架子。

饭后开始为群众治病，当时群众就围绕过来，像江湖卖膏药的热烈场所，然而没有喧哗和无意思的取笑。一个个医过了都礼貌的向卫生员道谢，有的还回去拿米来赠送。虽然长屋有诊疗所，我们还是医到很深夜才结束。

长屋从头到尾走一趟，要花七分钟，横一排，直两排，中间是学校、教堂、小型儿童游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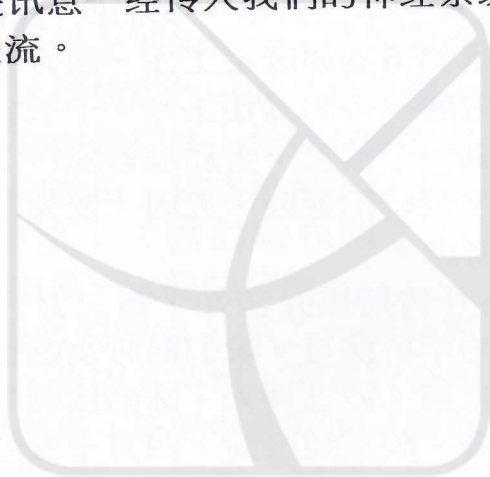
场。贯穿长屋的洋灰走廊打扫得非常清洁，每户门口都放置一个垃圾桶。走廊外是人工种植和修饰的草坪，当中还有个篮球场。屋子是两楼的，楼上是睡房，楼下是客厅、饭厅、厨房及厕所。饭厅和厨房之间也有一条贯穿长屋的走廊，显出长屋的特色。屋子里外都油漆过，白色的天花板和着白色的灯光，在寂静的夜色中显得几分幽雅。没有发现太多艺术品。我们所在的客厅里，墙上挂有几张稀有的小动物皮，很是别致雅观。还有由不同颜色的小珠子串成各种图案的斗笠挂在墙上，是我们较能感受到的加央风貌，其余的看来就较现代化了。长屋里有好几间小店，规模可与小木山的店子相比，其中甚至有卖手表、首饰、电线和灯泡等的。

由于不是节日，看不到他们传统的民族服装。穿耳洞和男人留长发的已极少，年青的不兴那一套，加上他们肤色较白，看过去酷似华人。

屋长留我们住宿，我们谢绝了。我们就睡在临近的树胶芭。第二天天亮后，有的人就过来观赏我们的“屋子”、“床铺”，一个同志坐在吊床上给他们看。昨天在芭里叫我们吃饭的妇女还笑嘻嘻的把吊床轻轻的摇一下，大概是看会耐吗？过后她几番催促我们上她家喝茶，端出来的是咖啡加苏打饼。喝完茶点出来，有好多人来看我们，孩子们穿着整洁的鞋袜、校服。一位面貌清秀，穿扮纯朴又不失入时文雅，大方的年青女教师走过来，有人介

绍着并让路。她看到我们给药群众，她也向卫生员要。她摸着自己的肚子说一阵，可听不懂。于是旁人建议以英语表达，果真一口流利的英语，结果卫生员也给了她胃药。

时间不早了，孩子们要上学，大人们要上工了，我们东北突击队也要踏上另一征途，大家才依依告别。握手时，他们嘴里都讲一二句我们听不懂的话，可是讯息一经传入我们的神经系统，就立即化作一股暖流。



## 回忆 1983 年的三次反“围剿”

=民群=

仅在 1983 年一年之内，我们在华区就面对了三次的“围剿”。

### “4·18”反“围剿”

一九八三年三月中，我们四位同志组成一个临时工作组到诗巫郊区去工作。四月初我们准备在离市区约五哩一带的嵩山工作。十七日傍晚我们从新闻处得到一个消息：当局准备戒严！这个情报确实可靠吗？我们把远因、近因，及先后有关的迹象联系起来考虑。

从公开传播媒介获知，自三月开始当局已开展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我们同时也感受到有大批的兵力从马来亚、沙巴调来，陆陆续续地向诗巫、民丹一带派去。联系到眼前，四月十五号那天发现两个可疑的人（其中一个政府军伪装的），从 OYA 路那一向穿过森林到嵩山这里。加之，我们曾在坡里一个有当政府兵的家属隔壁活动，进出时狗吠得很厉害，可能引起暴露。综观上述，我们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准备面对戒严的重点就在本组活动的地区。

于是，十七日晚我们抱着警戒的心理，迅速的向较容易撤退的地带移去。深夜时分我们听到狗吠声由远而近，由一条又分散到各条路，而且越来越近。我们意识到情况的严重。

四月十八日清早得到证实：大兵包围来了！我们来不及作必要物品的补充，就马上转移。才转移一会儿功夫，西、南两向就听到用华、巫、伊语传来了扩音机声，通知二十四小时戒严。南面拉让江也传来了兵船上下的声音。紧接着有三架军用直升机和一架军用侦察机一起从乌也路十哩半拉士贡兵营起飞。它在我们头上低掠过矮青色的树梢时，还可以看到驾驶员。侦察机在上空盘旋着，同样用三种语言播出：“你们被包围了！赶快出来投降！”随后空投一大叠的传单。

我们先撤到粮点，作了一些补充。同时，也研讨一会儿，是出其不意，秘密转移到当局不注意的地方潜伏起来；还是争取时间（要数日），去突过一条“防锁线”，脱出“围剿”区，到更广阔的自由天地去。后来，我们决定选择后一个方案。

陆上的军车、天上的军用机、水上的兵船，他们的响声交织在一起，营造了紧张的气氛。我们尽量排除这种干扰，要求自己沉着应战。

为了不被跟踪，我在前面开路，尽量选不易留痕迹的地方走；有时还要巧妙拐弯，以迷惑对方，后面同志还要抹掉痕迹。起初还好走些，进入

大部份的开伐区，半烂木竖七横八，“拉骚”（注1）丛生，在烂芭中浅一脚深一脚地前进。

傍晚时我们收听了广播，证实戒严。“围剿”是冲着我们而来，第一“围剿”重点是嵩山、侨南、砂廉和乌也路至七哩，第二重点是南面地带。看来事态比我们预料的更恶劣，我们更不敢怠慢，大家脑子里不断指挥着酸痛的双脚，加快步伐。

直到夜幕低垂，我们才歇息。当晚，苗老病发作吃不下饭，另三个的感冒越发严重。方自怀孕以来身体一直不舒服，现在有三、四个月了，更要面对艰苦危险的考验。休息时，我们又简单研讨一些问题，决定把剩余的粮食清理掉，以轻装快速前进。

就这样，早起晚宿，正常只要两天的路程却走了五天。第五天中午才到最后一条防线。我们也获知，这一带戒严，从第五天起改为十二小时宵禁（共十二天）。

第四天是进入了丘陵地带，这里经过刀耕火种变成荒芭野林，“芦基”（注2）遍野，钩藤满地。今年似乎旱季较快到来，清明节就没有阴雨绵绵。烈日晒得地会烫脚，阵阵吹来的风也热气袭人。遇到上山的“芦基”芭，有时压都不能压，又不能像平常可用刀开出一条路来。有时只好从草丛底下钻路，背包上面的东西又被拉住，实在难行，

有时学亚鹿哥从草上跨过。如果“芦基”粉钻进鼻子打起喷嚏来，打不出则更难受。走得个个气喘吁吁，汗流浹背，到有溪流处就停下来咕噜咕噜喝个饱，再装满水壶。加进一些白糖，喝起来较清甜，又能增加热能体力。

将近大路了，能不能越过这个“防锁线”至关重要。我们停下潜听了三个小时。傍晚爬上了山岗眺望，不出所料，还不到六点，满载士兵的吉普车往返巡逻。远眺可看到一辆兵车缓缓驶过，随着车子的速度放慢，两个士兵就跳下车钻进草丛，每隔不远就下两个一组。这样，在我们前方，左前方和右前方都有兵埋伏，我们只能从两股距离较远的士兵中间穿越过去。

夕阳西去，没有星辰明月陪衬的夜幕到来了，我们小心摸索前进。一小时后，估计离大路不远了，再次停下潜听。我们等待深夜兵士困倦爱睡时偷渡。初时还有虫鸣蝉叫，微风吹拂所发出的响声。到后来万籁俱寂，我们一移动就发出声音，而且不懂埋伏者在那里，这是非常危险的。

于是，我先摸索前进，边侦察边开路。为了不发出声响，引起暴露，我只能一株株、一条条把草小心拨开，蹑手蹑脚的走。又是一小时，已是十一点了，我感到乍冷又饿，感冒又发作了，头昏脚软，但顾不了这些。又上了一座山，下边是广阔地带，应是大路了吧！突然眼前幌现一个全付武装

的对方士兵在数尺外立着，我自动端起枪准备射击。心想怎么对方无枪声响，再定神看清楚，却不见人影，也没有撤离声。原来是过度疲劳和先前留在脑里的幻影呈现。再往前察看，原是一片沼泽地，这里的大路拐个弯，我们离它更远了。

我倒回时，离开才不到十分钟，同志们却都焦急的等着。队伍又继续起程，越走越觉得路途还遥远。在走的时候，我们都是尽量忍住，不发出咳嗽声、喷嚏声和吐痰声。

东方浮起鱼肚白，我们才真正到了路边。这里果然是他们的封锁线。公路侧旁穿插着巡逻的小径，过伊班人的小路也发现不少兵士的鞋印。帆与方俩倒回灭迹，我与苗同志留在路边侦察。忽然听到有两个对方士兵从斜坡的茅草地里往上走。时而发出水壶与他物碰击声。我心想一场驳火必然在此发生了。苗同志要通知灭迹的两位，我想不必了，枪声就是命令。但她已起身，我又顾忌他们倒回时发较大的声音，只是事起仓促只得由她。对方士兵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了，我子弹上了膛，就准备扣扳机。还好，他们却从山坡的另一端逐步远去。

这时大家集中，商议一下认为对方士兵是换防或撤防。我们小心向前摸索，到了十分近路边时，就利用经过的汽车马达声掩护我们开路。我看准时机，利用车过扬起朦雾似的尘土的掩护，飞快地冲过对面去。

来到另一向，是属于非“围剿”区。我们的心里总算放下石头。通过继续努力，总算再跟大队联络上了。

后来才知道，不知由于那个当兵的通风报讯，一场原来的军事演习，变成了真实的大规模“围剿”。十七日晚深夜一、二点政府军就悄悄的大举进兵，嵩山、侨南几条大小路都挤满了兵。第二天天一亮，一股二十多个对方士兵直捣我们的临时住点，妄图一举歼灭这四个共产党人。周围的小路层层包围，密集到每一株树胶后头各布一个士兵。路上大卡车、吉普车、炮车等单从砂廉路口到嵩山小学足有近二哩长，一辆紧接着一辆排着。在拉让江上有五、六艘战舰在江中拦截检查来往之船只。他们在嵩山坡与乌也路交界的后芭最狭窄的一哩多也布下了联营布防。一个营寨跟另一个营寨之间劈开一条路，不断的往返巡逻。空中更热闹，整整两天直升机不断载兵调兵，在嵩山就放下了近八百名兵士。本来，这小小的嵩山坡是处在南兰律兵营、芦仙渡轮兵营、十四哩皇家兵营和十哩半拉士贡兵营包围之中，还要如此大动干戈，可不叫人插翅难飞！

俗语说：“一着不慎，全盘皆输”，在军事上更是如此。如果当时不当机立断，即时转移一下，真的陷入瓮中捉鳖，很可能被一网打尽！

“4·18”军事行动究竟动员了多少兵呢？一个群众说：“我活到50岁，第一次才看到这么多的兵。直升机飞过，仿佛天在摇，地在动。孩子吓得哭不成声。我们都忐忑不安，似乎正面临着一场大厮杀。”初时行动指挥中心设在侨南，四天全日戒严后，逐步退走。与此同时，在南面和如楼地区也开展另一个重点“围剿”（全日戒严十七天，宵禁一月多），在南门铁轨木山路上，从上午八点起不断进兵。到一点多，估计进了一千多左右兵力。政府公开宣称，是动员了四千兵力，据某些官方透露约有七、八千名。

七月三十日有关当局曾公布，“政府军有十二名新兵被老练善战的共军打死，另外，还被共军打伤十一个。”其实到七月三十日止，我一组被困五天半，并没有驳火。七月二十九日被打死打伤各一个。这二十多个的死伤，可能应是他们自己互相之间误打造成的吧！

#### “7·29”反“围剿”

我们六位即帆、方、前、锋、新和我临时组成一个组，七月底来到发富坡，准备找个较稳定的住点让孕妇能安定分娩。

六月底七月初，我们曾了解到一些地方的群众被调去盘问。不时也传来有外地生疏人进芭里活动，还有不寻常的枪声。这些迹象显示，当局正开展什么行动，我们在注视着事态的发展与变化。

在把储备粮运到较深入地方后，留方与新俩在新建的点内，我们四位紧接着要去群众区搞一些粮食和菜类。到了外面，我们了解到，上几个坡来了几百名士兵。

七月二十八日上午，狗吠得有些反常，胶芭里也传来奇异的响声。原来是坡里来了七十二名士兵，分成五、六组在相隔不远的地段。刚才还有一股在前面椒园煮饭。有的坐在路旁，有的躺在地上一副懒洋洋的样子。据说还未进行札营。我们还不能断定他们是来进一步“围剿”，还是例常行动或长期围困我们。不管怎样，我们赶紧把要处理的事情做好了就走。

购买粮食的群众回来说，购买的东西要等到明天才能拿到。不能再等下去了，我们在群众中收集了一些粮食后，就退到后芭。

二十九日天蒙蒙亮，我们就向点内方面撤。才走不到半时光景，就听到有咳嗽声、讲话声，还有器具声，我们估计是兵营。我们很小心从左侧拐弯前进。走不远又嗅到无烟煤的味道，我们只好绕半圆圈前进。

原来前一天下午各分散的小股兵已开始陆续进后芭穿插，我们的行程已介于各股兵之间。到了小树林与胶芭交界处，我提醒后面把痕迹扫好时，正要穿越一小块较光秃的三角草地时，后面的同志发现左侧前方面有三个对方士兵影子闪动。在

还未被发现时，我指挥大家冲进森林，抢占有利地方，潜伏在树头后注视着对方的行动。对方仍哗哗响继续前进，说明未发现我们，于是我们继续走我们的。

行至十点多发现一条新走过的痕迹。再过半小时，在几棵大树下停下休息准备吃点东西。前两餐都没有什么吃，确实够饿够疲倦了。我们正在吃群众送的几粒糕与橘子，突然从后侧钩藤芭传来了响声。要转移已来不及了，这时走可能暴露自己，离开大树可能会处于被动的地位。我们迅速收拾好背包，四个人分别占领三棵大树，准备战斗。

一个家伙出现在二十多米外，我一枪就把他打倒，同志们枪声都打响了。对方对这突如其来的袭击不知所措，没有以往那样的大吼大叫，没有什么反应。当我们枪声静下来时，似乎有听到对方小声讲话，看到小树有些摆动，我们再回敬一阵火力。我们看不到他们，看来没多大必要再坚持下去了。于是我们就撒下火线，先向侧面后直插回点。帆同志召集大家商量研究了有关问题后就准备转移。

大约二十分钟后，政府军向天空发射了两颗讯号弹。又过两个小时半，一架直升机在出事地点盘旋后下降，情况是更加明朗了。

当天下午没走多远，就扎营歇息。

七月三十日，我们才转移半小时，就发现一条兵路。过五分钟后又是一条。再走一段就歇息。才坐下就有一股兵士从左前方插向我方。大家都紧张地潜伏在树头，警戒着，看来难以避免的再一次驳火。只听见哗啦哗啦声音越来越近，我们屏住了呼吸，等候扣板机。还好，他们忽又拐个弯向左边走去了。

我们判断政府军采取“梳发战术”，每隔 5 分钟至 20 分钟就穿插一条，而且都是从西南到东北的方向。这样密集的搜寻，对继续运动的弱小队伍来讲是很不利的。我们就静静的潜伏等候时机突围。

近十一点又有一股兵从后山割出来，听到走路声伴着叽哩咕噜讲话声。莫非发现我们的痕迹，我们很紧张，严阵以待，紧接着又传来了碟盘之类的碰击声。估计不到十一点他们要吃午饭了，我们乘机警戒着掩护，一个个有秩序的撤离。

走了一阵功夫，老天爷下了同情雨，尽管个个淋得湿透，心里感激大雨为我们队伍灭迹，也加速了行军速度。

当尖兵不容易，做好灭迹工作更不容易。前面尖兵是一棵树一棵树地侦察前进的，后面卫兵是一片树叶、一条树枝地灭迹的。前面同志休息下来，后面还未到，等灭完追上时，前面的又要动身走了，踩出新痕迹。就算你是灭迹老手，也没能赶

上队伍。有时前面同志一个急转弯，或上了一段不易有明显痕迹的路，就还要去找路，这样就离前面的同志更远了。有时要快速渡过危险地带，又不要留下痕迹，这样的行军更要求与个人思想、技术紧密配合。

帆背了十二天的粮食，还背上方的绝大部份东西。前面能顺利通过的木桐或枝芽，现在便不耐他的重量，因而他的声音总比别的多。我提醒大家控制好声音，在敌军穿梭搜索时，肃静的行军要求特别严格。

压力最大的应是方同志，怀孕第七个月又面对严重的“围剿”，她还坚持背自己的背包，汗珠滚得比大伙都多。天真无邪的胎儿在妈妈的肚子里，以为外界发生了什么大事，不时不时滚动挣扎要去参看外边世界。胎儿那知越是挣扎越把母亲绞得痛难忍，她一手托着肚子、咬着嘴唇、喘着粗气，坚持跟上队伍。她尽量要求不拖累、影响大伙，她总是告诉同志们自己能行。

八月一日过了 S 河，估计前面路被封锁，等待搜索较松弛时才突过。于是，又一次潜伏起来。

大约三天，政府军的搜索队扩散到这一带，他们在山头附近喊话和走路。这时不用人督促，大家的警惕性都很强。

到了第十三天，原本背的十二天粮食，由于省吃才得以剩下几天的粮食。所以我们又要转移，

一路上，我们越过不少的旧兵路。第十六天到“围剿”区边沿。我们本想去小支路尾碰群众，在快到芭边时嗅到一股香烟味。提防可能的伏兵，我们商议了新的突围办法。

经过“卢基”芭，越过“拉骚”芭，原本群众只用走大约十分钟，我们却从傍晚六点多走到九点多才到大马路边。经过侦察，乘着车子走的辙痕分批越过。当脚往下坡路踩时，路上都是罐子、玻璃之类。怀疑会是对方布下的障碍物。心想，这是最后的防线，不能倒回，赶快走，还好个个脚底安然无恙。

过沼泽地时，实在难走。一脚深陷下去，要用力拔上来。上面的黑泥陷下去，下面的白泥被挑起来，痕迹很大，难以灭迹。一天超过十二小时不停的行军，大家靠坚韧的毅力顶过来了。此时，有的同志提议还是停下过夜，但帆同志表示这一带是最反动的伊班人活动范围，而且背后留下一条大痕迹，要继续前进，不宜久留。

走呀走，遇到一条小溪，尽管水面浮着一层污垢，但又饥又渴的战士耐不住咕噜咕噜的喝下肚，有的掏出水壶装着水。前面同志走出不远才发现水沟的上游是个大农场，饲养着大量的猪、鸭、鸡等。喝下污水的同志这时仿佛肚子里反胃，未喝下的同志却庆幸自己的忍耐与侥幸。有的同志还乐得呵呵笑。

大深夜我们叫醒了二年未见的一对群众夫妇。了解了这里无敌情，他们热情地招待了我们。补充了粮食，我们较安心踏实继续走。几天后，我们完全突出“围剿”区，到了安全的地方。

下一步，我们还要设法跟对面江的同志联络，安排方到那边生产。

我们安排方独自个儿设法跟他们联络，其余的重回原地。从严重“围剿”区来，又再回到那里，各自都有不同的压力。当了解到那里还有一些军事活动，思想斗争的反复就更为激烈。我们还是知难不退缩，勇往向前。

在倒回的路途上，我们发现整百余的兵路。到了江边，我们进一步了解到，“7·29”围剿是“4·18”围剿的继续。当时军事行动地区范围是宁兴、发富、沙廉、嵩山、侨南、乌也路 3—12 哩，粗略估计，兵力也有二、三千人。江边的战船上上下下，日夜截查来往的船只。从发富的下头一直到宁兴港，公路后芭里还筑起了联营布防阵，有的地方还用铁线串了许多罐子。他们还把胶树锯下，筑成工事，也有用泥块堆成的工事，还用树枝与叶子掩蔽着。从枪眼里安置 M16 步枪，好一个正规战争的布防。可惜，给我们漏了网，而且“逍遥来去”。

经过努力，我们终于在九月中，跟南门一带同志联络到了。经过一段时间的颠沛流离，艰难困

苦的反“围剿”之后，又难得地跟同志们欢聚在一起了。

### “9·25”反“围剿”

主观愿望往往是事与愿违。一波未静一波又来，另一次反“围剿”斗争又接踵而至。这大概应灵了五月初韩聂夫在民丹一次巡视会上的扬言决心：“要‘围剿’到彻底消灭共产党为止！”形势逼使我们要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与“不休息地连续战斗”的作风吧。

相聚才几天，帆与城同志要送出刘华荣及詹雪娇他们一组（他们俩要准备去第四省），顺便处理一些事情。二十五日，大概是中午过后，嗒嗒嗒，一阵清脆的枪声划破了宁静的老林，点内四个同志（即志、晖、我和还有一星期要待产的方同志）都不安的估量着，个个脸色凝重。就在前一天，二十四日在胶芭里就发现许多痕迹。群众也反映前几天就有几个打猎模样的人进了芭。联想一段时间的活动，特别有一次碰见一个坏蛋伊班（他跟兵有密切来往）。这一带看来将成为一个军事行动的目标。大家既肃静又紧张地收拾好背包，把有些东西藏好，面对一大堆货物只能望而兴叹，心里总是惦念二位同志能安然归来。

当我们起步走到岗哨处时，前面传来了暗号声，看到二位还背着一大包长豆回来。原来二十五日上午帆与城在回点途中，发现有兵路，而且还听

到对方讲话声。避过之后来到森林芭旁边，已经非常留神谨慎了，还是遇上了搜索的一股政府军。在五十米左右距离火拼了一阵子，看到有几个对方士兵胆敢站着射击，待火力减弱，他们俩边撒边反击，终于平安回到点内。帆与城的回来，顿时给大家打了一针不仅是镇定剂，更是强心剂。一来他们对这一带地形熟；二来增加了二个大汉，队伍的战斗力的战斗力就大大增强了。撒离前，我们还把压死的两只鸭从烂芭里重新挖出来背走。

下午三、四点直升机在低空盘旋，我们只注意看它有没有降落。到了天黑才扎营，有的同志拿着手电筒去找菜，有的埋头在黑暗里强拉硬拔那两只死鸭的毛，待煮好吃饱已近十点了。

翌日清晨五点我们又启程了。一路还算平安，这样继续几天的穿林过河来到 TN 区一带。原来中秋节时，这里有进驻兵营，我们不能按照原订计划转移。只好简单的补充点粮食，退回森林。

我们就临时驻扎下来，平日生活水平由小资产阶级转向僱农水准。三餐粥配上一点加倍放了盐的菜肴，一粒皮蛋三个人也吃不完。有时烂木桐上能采集到几朵木耳也会令人高兴，孕妇也只能以饭优待。大家的锐气毅力还不错呢！

除了例常研究一些有关的问题外，大家都抓紧这特有的安定进行自学、写文章、作笔记等。

方同志的产期越来越近了，平时行动就已大为不便，现在没走几步就肚子痛。这几个月几经煎熬折腾，应该说她比这里所有的同志都辛苦。但她尽量忍住，不多影响队伍。我们给予她宽慰，但她还是不安地提出让她独自去处理。作为阶级战友的我们，虽不是自己的亲人，怎能这时后让她独自出去！

十月一日临产那一天，方同志又提出这个要求。大部份同志觉得这也好，帆同志也是这样主张的。因为这样对产妇与同志们都比较有利。但我的看法不同，我以为即使同志们有些负担，也还能发挥阶友爱，克服这点困难。就是不讲阶级友情，凭多年患难与共、出死入生，也应该乐意承担这个义务。有三个男子汉，二个卫生员，就算是一般战斗还可以应付的，为什么要送走？况且，送的过程不是没有驳火的可能，要是在动中驳火，情况要比静观潜伏更危险。但同志们认为这跟阶级友爱没有多大关系。看来我只能服从多数。恰在这时，方的肚子又痛了，这样才决定把她留下来，我乘傍晚把原来的工事加固了。

方同志躺在用粗制半烂木铺置的“床铺”上，望着两位同志出发去背粮，滚烫的泪珠簌簌的流下，滴在衣襟上。志与帆同志陪在她身边，她面对一阵又一阵的痛楚，直至凌晨二点，有些接生经验的卫生员—志同志顺利地接婴儿下来了！大家

此时此刻有多少感慨啊！游击战士多高尚，来去奔波只等闲。革命战士多坚强，身怀六甲战“围剿”。不怕苦来不怕死，同甘共苦求突围。生儿育女多不易，军人后代胎中炼。十月怀胎七月紧，千难万险无阻挡，热泪共贺凤女来。

第二天傍晚，妈妈把事先缝好的小花衣穿在婴孩的身上，亲了又亲那红嫩瘦瘠的脸儿，依依不捨地交给褓姆，晖同志把婴孩搂在怀里逗她跟母亲告别。我们四位前护后卫的送走小宝贝。

九月二十五日驳火后，当局只派一部份兵力去那一带搜索，主要还是设法拦截堵住我们的撤退路。我之潜伏点是选在“围剿”边沿区，前后有两条新兵路。待处理好产妇的坐月后，恰好第二天驻兵全撒走了，我们又踏上了新的征途。

（注 1）“拉骚”，Rasa 的音译，是一种沼泽地半草、半灌木的奇异植物。它又长又粗，像甘蔗那样的树身长满尖刺，就像一条条丈余高的狼牙棒密密麻麻地拦路。此植物尾部通常可见到有一粒像黄梨似的可看不可吃的果实。

（注 2）“芦基”是一种常见生长于贫瘠山头的长硬茎蕨类。此长硬茎蕨又硬又脆又利，经过它时身体常被插伤。它还能穿透胶鞋伤人脚底。天晴时，队伍过处扬起漫天蕨孢子粉，洒眼睛，塞鼻子，钻耳朵，十分困扰人。

## 一场地雷战

兵

武器装备是决定战争胜败的物质条件之一。地雷也是一种武器装备，也算是军队作战的基本火器之一。它是横直八面开花的爆炸火力，若又能和枪的直射火力结合，形成交叉火力网，威胁到周围利用地物的敌人。对一支弱小的军队来讲，若能发挥地雷战，就能大大加强作战能力，在战场上造成强大的声势。在伏击战或驻营防御战，都可以事先精密设置地雷，使对方一进入阵地就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它又是殿后火力，在退时使用，就可以用以阻挡对方的跟踪追击，既能保障队伍的安全，又能扩大战果。

在1968年3月10日，印尼苏岛空挺部队一百多两百人，准备攻占我军营地，破坏我们采稻计划，以断绝我们的粮食来源。我们早就料到并做好了准备。在稻芭附近挖了战壕，装了竹夹，准备对方来进攻时，给他们颜色看。同时，在进攻者必经之路选好地形，派出了一组六位同志去装了三颗手榴弹，一颗八号迫击炮弹和一颗经过改装的五号迫击炮弹形成的地雷阵。

进攻者真的来了，他们仗着人多，毫无戒备地进入了地雷网。一声轰隆响，再接着一声巨响，

手榴弹和迫击炮弹都在一瞬间先后炸响了。当场炸死七个，受伤五个，机关枪和其他枪支被炸碎。对方显然摸不着头脑，伏在地上一动都不敢动，也不敢哼一声，一时鸦雀无声。经过好一段时间的沉寂之后，他们才战战兢兢地爬起来收拾尸体，再也不敢前进一步，害怕前面不知还有多少地雷在等待着他们呢？！

事后了解到，印尼兵的连长也被炸伤。他们胆怯地跟群众说：“PARAKU 的枪还没有那么可怕，可怕的是 PARAKU 的地雷！”

## 电闪雷鸣话当年

星火

1973 年，我担负拉让江下游民族工作队的任务。为了协助当地活动于华区的民运组，我受托和一位队员远赴华区和该民运组会合。

到达的第二天，他们准备跟群众开会。当时他们一共有九人在附近的一个山头集合，我和泗里街华区负责人之一红心，及另一位则守在临时营地。

那天下午时分，天色有点阴暗，下一些小雨。忽然亮光一闪，一声晴天霹雳，把我们都震得一大跳。过了一阵子，就听到保干群众在外面大声的向我们叫喊说，以上战友都被刚才的雷电打伤打昏了，要我们赶紧前往急救。接到此紧急报告，我们三人十万火急的奔赴现场。

原来他们是在一个山顶上的胡椒园集会，当天色阴沉下来时，他们就在山顶唯一的一棵树下撑起了胶布，九人就在胶布下席地而坐，论古道今。忽然平地一声雷，把他们九人当场打倒在地上，而那张遮雨的胶布却给打得碎布纷飞，情景骇人。

我们到了现场一看，只见二位男组员及一位青年积极份子已重伤倒在地上呻吟。其中的一个甚

至被闪电打得尿失禁，尿湿了裤子。其他的则轻伤，还可勉强走动。

对于重伤而处于半昏迷的组员，经卫生员紧急给予注射强心剂后，于短时间内逐渐清醒过来。其中那位青年积极份子伤势最重，由腹部胸部至上肢被电伤至焦黑一片，全身抽筋，神志不清。在此严重情况下，只能由家人护送去泗里街医院治疗。而另二位重伤的组员则由周围热心的群众，临时用麻袋做成的担架抬上了临时营地内疗伤。

我们原本是睡吊床，但重伤的组员不便睡吊床，故大家七手八脚的砍下了小树搭成了二张木床铺供二位重伤员疗伤之用，另三位轻伤者则勉强可睡吊床。

被雷电打伤的状况是这样的：主要是在臀部，腰部及大腿处各有大小不一的深度烧伤，伤口呈黑色，好像被烧红的铁烙过一样。稍微一动身体就疼痛非常，因此，当要小便起身都得别人给予扶持，甚至还会发出痛苦的呻吟。而轻伤者主要是在下身像被烧溶了的铁水溅到的一样，东一点，西一片，形成焦黑的洞疤。

当大家为伤员创设医疗措施，到了第二天至夜深人静时，突然远处的大马路上，传来了一片运兵车由远而近的声音，后停下。紧接着坡中路旁的群众家狗声大作，一家一家的吠着，越来越接近我们住的地方。此时我们已感到情况不妙，民运女组

长红心对我说：“队长，我看对方是冲着我们而来，我们现在就撤退吧！”虽然当时我意识到情况严重，可是我想到重伤员连起身小便都要人扶持，怎能在漆黑中开路突围呢？因此我对她说，等黎明时分才撤退。语音刚落，就听到住营地邻近的保干群众家狗儿也狂吠了起来，是已清楚的表明对方就要包围进攻我们了。

在此紧急的情况下，就不得不下令作紧急撤退。两位重伤员此时也不知从那里来的力量，能忍住痛，穿上行装，由其他战友牵扶着慢步的向山脚下撤退。由于山上到处长满小树与杂草，对伤员的撤退带来很大的阻力，几经辛苦，只撤退到不远的山脚下，两位重伤员已没气力再走动了。这时我想如果不能迅速的撤出包围圈，等天一亮那就十分危险了。因此我就决定要冒险跑附近对面山顶的一条小路，而这条小路一头是通往保干群众家的。要跑此路会和对方相遇的可能性很大，但不冒险走又不行。

结果，我就先派一男一女两位轻伤的队员先上山顶侦察再行决定。我们就在该处等候消息，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左等右等不见侦察兵回来报告。无法再拖延下去，又没有其他适当的人可派上用场，只好由我这位带队的单枪匹马去察看情况。当时我背着自己的行装，腋下夹着一把改装过的猎枪。我向山顶上侦察前进，在黑暗中摸索至将近山

顶的一个胡椒园时，我就模仿鸟叫声吹口哨联络二位侦察员。接着胡椒园处就传来了暗号的回应，我就断定是两位侦察员在那儿，就应声前往。当我走到该处，在黑暗中见到有人影在那儿，我以为就是那两位侦察员，就以华语问他们情况怎样。岂知对方叽哩咕噜的说了一遍。顿时，睁大眼睛一看，哎呀，不得了，在我面前三尺远处并排的坐着三个士兵，三把冲锋枪搁在他们的腿上，在黑暗中依旧能看到发亮的枪管。

当时双方都僵在那儿，他们一动不动的望着我，我也静静的站在那儿望着他们。当时我腋下那把猎枪差一、二尺就要碰到他们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迅速盘算如何来应付这一有关生死的局面。我想也许他们是被我这突如其来的“恐怖份子”吓坏了或且是把我误当成他们的同伙。要打吗，我一对三，武器又太简陋，行不通。还是乘着他们仍在那儿发呆时，我一声不响，静静的转过身，向着来路往回走。估计当我在黑暗中距离他们远一点时，我就来个飞奔往山脚下冲去。就在此时，山顶上的对方士兵扫了一排冲锋枪，在此同时我也奔到山脚下与大伙会合。这突如其来的枪声，仿佛给重伤员打了强心剂，顿时浑身是劲，疼痛全消，即刻与大伙冲向与人般高的杂草堆，像压路机般迅速的从另一向压出一条退路来。在一番艰辛的

拼博之后，我们终于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冲出了包围圈，几经曲折才转到另一个地区去疗伤。

当时上山顶侦察的二位队员，因发现了对方士兵就在附近时，他们就静静的伏在草丛里，粒声不出，而我在此时却朦查查的跑上前去和对方士兵打招呼。当我被扫射时，他两人却向别的地方撤退，暂时和我们分散。几天过后，当我们重新会合时，其中一个队员对我说：当时他看到我在和对方士兵说话。我听了又好气又好笑，骂他道：“还好我命大，否则我早已在九泉之下向马克思报到了。”

——5-7-2000 回忆于 KK



这是部队惯用的“吊床”。

## 难忘的一段经历

海燕

1973年3月尾，有一次在泗里街的广东芭基塞坡，我们民运组打算跟群众召开大会。早先来了三个群众，由于天色阴沉，还下着小雨，其他群众还没有来，当时我们临时集合的地方是在胡椒园旁边的一个山头。这个山头不高，但比周围的山都高，这个山头长着唯一的一棵大树，直径有一呎半，叶枝茂盛，有三十多呎高。我们就在这棵树下盖着二张胶布，七个人坐在树头下，一个群众和东兵（叶孝达，实兰干收的新兵）坐在下一头。根据那样的天气，我有预感，会有雷殛的危险。可是说时迟、那时快，突然电光一闪，大家都倒在地上了。

当我醒过来时，看到叶孝达在紧张地跑上来，喊道：“敌人丢手榴弹，敌人丢手榴弹！”我发现自己的左脚长裤左侧从头烧到尾，左侧臀部和脚底也被打到。环顾四周，看到二位伤员的“德高朗”衣服还在冒烟，一股像被火药烧焦味扑鼻而来。看到此景，我不以为是手榴弹所致，而是预感的雷殛真的出现了！

我感到全身麻痹，脚站不起来，手也抬不起来。我硬要自己撑起，双脚踢着，挥舞着双臂，这

样才逐渐轻松一些，慢慢地爬一点，缓缓地站立起来。能站起来了，就走过去把两位还在冒烟的衣服部分撕掉。

当时一共有九个人，轻伤的是我，东兵和思红（杨智理），三个还可以走。东兵说，他那时看到一团火球闪电般地向着他的腰部冲来，原来他腰部的子弹和其他钢铁物易过电，因而他的腰部烧伤。群众三个，一个腹部一带烧伤较严重，另三个同志，晨风（詹琛运）中等烧伤，拐着柱棍勉强还可以走动，严重的是力争（林启钦）和余永祥（注一），不但是不能走，力争还处于昏迷状态。被雷电伤及，表皮脱落，露出红嫩的肌肉，严重的伤口深入肌肉一、二层，疼痛难当。

我当时很紧张，自己原是带组的又兼任卫生员，感到责任很重。还好在附近的红心（林爱仙——注二），图强（刘华荣）和寒中梅（钱赛玉）闻讯及时赶到。两位轻伤的群众在家治疗，另一个严重的被他的哥哥送去泗里街政府中央医院。（这个群众二、三个月还未好，还要送上诗巫，割大腿肉来补，才慢慢上肉。我们队内伤员基本上半个月就痊愈了。）

我们忙着护理治疗的工作。天暗时，我们把力争与余永祥扛到群众家。由于烧伤的红嫩肌肉粘上肮脏的泥沙枝叶等，要耐心的消毒，要用棉花一点一点地把脏物异物清洗掉，再涂上品露。我跟寒

中梅整晚上都没合上眼，忙到天亮还没有把二位伤员护理好。

白天不能呆在群众家里，而雷打的消息已传到附近好多家的群众。当时我们的队伍里只有三个“好人”，二、三个走不动，怎么办？扛到那里去？大家商议结果，只得扛到那个去医院疗伤的伤员家背后半山腰，胡椒园上五十米左右的草芭里。

那时期政府对于烧伤都很敏感，雷电伤及也被怀疑是火药烧伤。我们有事先交代群众，不能有丝毫的泄露。那个 X 群众安排他的弟弟住医院时也是说做工回途被雷电打到。第二天上午，X 群众也跟其他群众帮忙把伤员扛上住点，也帮忙做了伤员床铺架（因为不能睡吊床）。大家忙到十一点，我又交代 X 群众去市场买药，二点左右他把药带回交给了我。三点多他又下去，可能去医院？这个 X 群众曾被捕过，释放前被警告：“若发现再支持 CCO，再被抓到了，休想会释放了！”X 群众一下去就没有看到他回来了。

护理治疗工作到了下午才告一段落。一晚没睡，饭又吃不下，的确够劳累了，心想今晚要好好地睡个觉。谁知，九点多就听到军车在大路上隆隆响，到了马伦和南桥路一带就停了下来。接着从小路口进来，群众家的狗一家接着一家不断的狂吠着，直到凌晨一、二点才静下来。估计可能是为了

避免打草惊蛇，在剩下不远的一条路，带路的 x 人，绕道而行。

我们意识到情况非同小可，我们进行了商议，绝大部份同志认为要及时转移。但想到伤员，特别是力争，一步都走不得，也考虑到把他一人留下，但我们不忍心这样做。要，就一起走。

凌晨三点多，我们决定转移，正准备动身时，就听到胡椒园下面有许多人走动的声音。无疑的，兵已来到跟前了！我们还踌躇拖拉了半个多小时。力争全身赤裸裸的，也不能背。情况危急，时间就是生命，不能再犹豫不决了！我们硬硬把力争拉起来，顾不了他的疼痛，硬硬地把衣服给他穿上。摸着漆黑，我们往左后侧下坡稠密的灌木杂草中撤去，伤员在又扶又拖下，几经辛苦，才到了山脚下，力争也昏迷过去了。

思红、晨风和图强队长三位先向对面胡椒园爬上。前面二位不知去向，图强上时却跟三个政府兵面对面碰上，他呆了一下就急速转身退回，等到对方恍然大悟时就朝下开火。原来四点多对方还在调动兵力，部署包围，准备天明才攻点，因而图强上前跟他们讲话时，还以为是自己人，一时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枪声响了，我们几个硬硬拉着力争向山沟撤去，又慢慢撤向另一座山。天亮时，力争也醒过来了，我们从这山望那山，可看到那一带满山绿帽在

钻动。据说，八、九点兵就退回了，没有继续搜索。

在摸黑中，思红、晨风和余永祥二位拆散了。一星期过后，我们又倒回那一带，联络到余永祥同志。原来，当晚他藏在草丛里，等天亮时，硬撑着一步步爬到群众家。群众把他背到屋后，还替他搭了架，每天帮他护理。待我们看到他时，他的脚肿得几乎将近一倍大，但他的精神还好。

我们认为，此地暂时不宜留，于是，在群众帮忙下做了担架，把伤员扛过义朗河到达泗铎坡，我们就在那儿的一个山头临时住下。

由于背包等短缺，我们向一个妇女群众借了裁缝机用来车装备。但这个妇女有点不太机智。坡里有个刘 XX 的“两头蛇”，他利用这个妇女的弱点，常常向她打听我们的消息。这次，他又来了，假惺惺地试探说：“有听说我们的同志被雷打伤，实在可怜唷！如会懂他们在那里，我定会买补品赠送他们。”这个妇女听他这么一说，有点打动了心，说：“真的？……其实他们就在这上面。”为了谨慎起见，我们早有提醒她，若刘 XX 有来，决不可泄露秘密。这样，她无心地透露了情况，又没有告知我们，只是心有不安，有几天不时不来说要拿回裁缝机。我们感到有点蹊跷，既然她这样，我们只好把它扛下去还给她。

我们在这山头住了整十天左右，背包等装备做好了，力争与余永祥也痊愈很多了，勉强可以走了。这时，群众也不断反映说，七、八哩处有兵，基塞、卢塞、金山路后山周围一带都发现有兵，就是泗铎坡无兵。我们有考虑，会出了什么问题吗？

四月十四日下午群众赶来通知说，很多辆军车停在不久的巫叻路上，很多兵士跑步进来，还有一个一边打电报，一边跑着，看来很紧张。我们那个住点稍爬高，就可以望到巫叻大道上政府兵的活动。我们想了解他们的来意与去向，于是再爬高一看，不得了，他们是从小路跑着进来，是冲着我们而来的！我们严阵以待，背起背包就向山上转移。还未到山顶，就听到兵已闯进点里所发出的声音。我们继续撤了一小段，在靠近一条伊班小径停下准备天暗时才走这条小径。

夜幕渐渐低垂，我们下了小径，就沿着小径走进去。没走多远才到荒芜的水稻芭边，就听到后面有讲话声。有的同志肯定是兵，这样前面的红色等尖兵就向右边的草芭割进去。十几个人走那稠密的草芭发出哗哗声，估计被赶上的士兵听到，他们就跟着没封好的路口闯进来。在后卫的小虎同志见情况就毅然向路口方向开火，这样双方就驳起火来了。这时红心同志主动退到后面去断后狙击，让同志们赢得时间脱离险境，但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她壮烈地牺牲了。

据了解，若我们沿着小径向前走，稻芭对面就是政府兵营地。原来那股巡逻兵正是搜索回营，正好遇上了我们。

在黑暗中我们被打散了，我也独自走一路。

八点多左右，我听到那一带有几阵枪声，看来搜索兵遇上了永祥同志，他也在这次驳火中牺牲了。

我独个儿找到一条群众走的胡椒园小路，小心翼翼地往巫叻路方向摸着去。到了最靠近的一家群众，没发现什么，就摸上去。群众看到了穿绿军装的我吓坏了，他气急败坏的说：“啊……你……刚才很多兵还在我的楼下，你得立刻离开此危险地！”他没给我饭，又推着我快离开。现在是戒严了，情况不明，不能乱闯。我只好潜伏进芭里，原来兵就在出去一些，讲话声还会听到。我坐在树头休息，等到天微露鱼肚白，就摸到巫叻路边，经侦察后就突向路的另一向，总算脱离了险境。

当时泗里街被列为“红区”，华区的情况特别紧。由于公路四通八达，对方进兵很容易，又快速。当时我在泗里街华区活动，有多次遇到险，还好上帝保佑，都化险为夷。以上是其中一次永远难忘的经历。

注一：余永祥是第二省人。

注二：林爱仙（红心同志）是泗里街卢勃路五哩人。她的爱人是下游武工队队长武辉同志，真姓名是王世良。1971年2月26日在椰甲万三山路伏击十二名巡逻兵的战斗中，前额部受冷枪伤及，在下午二点牺牲。他们有二男一女现都已长大成人。



下半旗、列队向烈士们致敬。

## 大家欢迎的篮球运动

勤练

要搞好一件事情，不但要有正确的实际内容，同时还必须要有各种与内容符合的多姿多彩的形式。政治运动如此，体育运动也是如此。经过一段时间热之后，我们的运动开始冷了，在这时同志们又创造出了一种新的运动形式——篮球运动，这样又使我们的运动走向前所未有的高潮。

我们当时的“篮球”是根据我们斗争条件和场地而创造的，是游击式的球，是用油纸包成的，球架是用木条编的，球圈是用藤做的。由于我们是游击式的，当然比起正规的有许多不同。但这丝毫也没有减少同志们对它的兴趣。自从有了这个运动，同志们的运动热情可高了。每当运动时间一到，同志们就会急急忙忙跑到球场，越打越热，越打越爱打，如果没有规定时间简直会打到天暗去。在一般同志做了重工，如背粮、劈柴后就懒得运动。可是现在背粮一回来，即使刚放下，如果有机会也是参加，也有的同志在半路就想快点赶回来打球，劈柴的同志也是想快点劈好去打球，下雨也是阻止不了；有的同志当天拔了牙齿也照样去打球。手指折痛的同志也不大放在心里，脚折得比较厉害的同志也要争取打，在大家的抗议下也要争取投篮

一下。有的同志没有人一起玩，一个人也玩得起劲。这种新气象在我们单位可以说是过去体力锻炼中少见的。

篮球运动的确是很适合我们的军事斗争，它是一种比较激烈的运动，在运动中手、脚以及身体各部份都得到锻炼，同时又可以锻炼思想上的灵活性，行动上的敏捷性。另一方面也可以打破一些同志的面子自尊和封建思想。

一事物总有它的两面性，在部队打球这个新事物也是如此，它有积极的一面，但也还存在消极因素的一面。就是在打球过程中容易发出声响，特别是喊声和笑声，另则不小心容易折到、弄伤影响战斗；也容易滋长个人兴趣主义。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存在着问题就必然有克服的办法。针对声响问题，我们提出：“严密第一、友谊第二、打球第三”的口号。同时还规定：（一）每场球一定有一个同志裁判，监督声响；（二）发声响者超过规定的范围，如球在本组就要归对方所有，如不在本组，就要让对方站在一个指定的地方罚球；（三）破坏严密者一律要记过，一天发出两次较大声响就被取消当天的打球权利。（四）连续三天犯规者被取消三天的打球权利，并写张自我检讨贴在“民主之声”栏。这些规则也包括旁观的同志。针对折伤和撞伤问题，我们要求同志们发扬阶级友爱，明确锻炼的目的，同时讲解一般的打球规则和打球技

术，提高技术水平。对于兴趣主义，我们规定在运动时间内，还没轮到的同志要在旁进行其他方面的锻炼，同时还要求同志们自觉进行破私立公，打球不忘做集体事务。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以上的问题得到了一定的解决和克服。

回忆当时在那种游击生活的环境与条件下，我们是根据：“凡能做到的，都要提倡，做体操、打球类、跑跑步、爬山、游泳、打太极及各种各色的体育运动”来进行体育运动，借此锻炼身体，丰富生活，提高部队战斗力。



大家喜爱的篮球运动。

## 三位怀孕妈妈的艰辛

洪惠莉

在森林出生的青年并不知道，他们的妈妈当年在森林里是在怎样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才把他们生下来的。让他们知道他们的母亲当时是怎样一把惊慌，怎样一把血泪，从而使他们更加珍惜自己的生命，更好的培养塑造自己具有必需的、正确的世界观与人生价值观，做个有用的好青年。

### 第一位妈妈是我自己

当我怀孕余民洪的时候是在印尼边界临时基地，我吃金豆吃了几个月。当时是面对“围剿”，没有什么粮食，只有一种金豆。因而我天天吃金豆，餐餐吃金豆，白天吃金豆，晚上吃金豆。在我怀胎八个月的时候，当局开始空投围剿，我们一队从边界撤回国内，一直走到 OYA 河的一条小支流 BUNAU 河尾才安顿，才把孩子生下来。

### 第二位妈妈是阮赛兰

阮赛兰生阿敏的时候据说比我更辛苦。在她生产前的短短半年之内就面对三次“围剿”。第一次，险些被瓮中抓鳖，全组被歼。经过几天的急行军，快到了大路边，在非常小心地摸近政府军埋伏的大路边，等待到天亮才突过大路的对面。第二

次，心想在广东芭找个地方生产，却发生了驳火，在小小范围内，当局动员了二千名兵力进行“围剿”。经过多番危险又突又潜，时突时潜才保存下来。第三次，他们才转辗到对面江，只剩一星期就要生产了，又发生驳火，挺着大肚子地跟着大家突围。生产时附近一带还有兵。产后的吃方面的艰苦也可以想像了。

### 第三位妈妈是黄珠英

黄珠英怀孕阿钦时，他们的单位也是面对军事“围剿”。后来转移到另一处森林营地，分娩前后群众区还有大批军队驻防。产后，小孩由同志和当地群众冒着生命危险护送出去。怀孕过程还面对物质缺乏，千辛万苦。

## 吃在部队

江泓

当年的游击战士“吃”是怎样的？是不是有些人想像的那样，经常饿得脸色苍白、双颊凹陷、下巴瘦削，不成人形？相信大家都感兴趣，并想知道。根据不同地点（华区、混合区、民族区、边区和外省）、时间（初期和后期）和条件（顺利和困难），我把本身的经历和所了解到的分别加以介绍一些，希望朋友给予补充与指正。

### 吃在华区

华区通常是指搞华族工作的民运单位活动范围。只要有条件都会种一些菜。如果青菜能自供自给，就只要去购买或向群众捐一些米、油、盐、糖和一些必需品等就够。能不能把菜园做在住点的周围，要考虑到所具备的条件。比如要扎营多久？土质如何？做大了会不会引起暴露？有时我们把菜园做在群众家的旁边，有出来时自己采和料理一些，无出来时就交给群众去处理。

拉让江下游的岸边地带很多是沼泽地，我们喝的水像是 **Sg · Merah**，又像是咖啡色一样，看过

去很肮脏，的确也不好喝。在行军临时扎营时，就地挖井，浑浊的水就这样煮来食用。长期喝惯了清白的水，特别是城市来的小姐、少爷，不惯这样的生活，有的才来就要求回去了。

有一次，我们莫名其妙的意外收到一个“新兵”。原来，我们同志工作的回途路上跟上一只黑色的“不速之犬”，赶牠都不走。既然有缘来之，则收之。这样牠就成了我们战斗的伴侣，我们分配牠的任务主要是当尖兵。有进出点时，牠总是跑在前头，当嗅到乌龟时就吠个不停，几个月来我们吃了不少的龟肉。

某次我们在华区召集了几十个人集训，整个货仓堆满了货。在集训的那几天，大家不仅吃得饱，而且吃得好。

如果是在群众区工作的流动组一般是吃群众的。为了减少可能之暴露，我们要求群众不必带碗碟碟之类来，而是把饭菜装进塑料袋，再放进桶里或箩内，在下地来劳动时，带进芭里。有的群众也嫌麻烦，索性叫我们上屋去吃，一般我们不会上，若有上时也会安排人站岗。

若是一、二个穿便衣去工作的，就跟群众生活在一起，吃在一起。早期有的人转入地下或半地下，也是跟群众生活在一起，群众吃什么，自然我们也吃什么。

一九七九年一次去到诗巫市郊的一个群众家，他说那段时间诗巫缺米，要吃贵米，有时甚至买不到米。刚好那天下午他的米瓮见底了，他就采了二长珍的接种红毛丹来，这真是别开生面的一餐。

有时我们也会吃到酒席，群众把整座的菜肴打包了送来。

每当收到新兵，他们的吊包都备有一包干粮。所谓“干粮”，通常是用黄豆、黑豆之类炒熟，加进白糖磨成粉。要食时加些水，既耐饱又有营养，在困难缺粮时，大有顶用。有时个别同志也背有保丸干（即龙眼干）。有一次，某同志吃了太多的保丸干，待它膨胀肿大，把胃撑大得叫他怪难受的。

在条件比较困难的时候，我们规定每天每人二牛奶罐米、一餐两菜一汤。正常的时候我们都让大家吃个饱。除非离开华人区或进入混合区，一般都不会饿肚子，即使是 1970 年 SG·BIDUT 一带戒严七十多天，在群众区的隐藏者也不至于挨饿。

### 吃在混合区、民族区

混合区主要是指华伊混合居住的地区。民族区主要是指伊班区（第四、五省主要是多种少数民

族居住的地区)。我们游击队曾在这些地区进行宣传和工作。

武工队在开展乌也河民族工作的 1969 年初期，每天每人的米规定是一牛奶罐，油、糖也极少，菜也很缺乏。最常吃的是“布拉煎”炒盐头。其实盐头量大大超过“布拉煎”，有时干脆咬着盐头当菜下饭。说真的，这期间盐头吃起来还挺可口呢，说盐头是甜的并不夸张。

经常看到“板督”，“阿扁”，也只能望而兴叹。因为当时生活能力很低，有一次，二位同志搞了老半天还拿不到一食格盘的“阿扁”。有时有同志去钓鱼，整个下午才钓到指头大的小鱼每人还分不到二条。小沟里比米粒大不了多少的幼虾也不放过，捞来煲虾粥了。螺也拾来配饭。有时捡到“鹿眼菇”加点“布拉煎”或糖精，就是一碗好菜。有的同志形容说“肚子饿到傻了才开饭，等吃到有意识饿时，就锅底朝天了。”为了缓和肚子饿，早上总是尽量拖慢吃早餐，并经常以糖精水充饥。往往饭后不到两秒钟肚子就咕噜咕噜地叫了。尽管这样，先人后己和“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的风气还很浓，经常互相推让，有的同志故意慢慢的吃，使人不那么容易感到是吃那么少。

值得一讲，长期在混合区、民族区吃不够的同志，一来到华区，那种吃相和吃劲，叫人刮目相看。有时煮了一锅又一锅，有的同志吃了一碗又一

碗，简直似吃不会饱的。甚至有的吃太饱。结果闹出了站不是，坐不是，躺也不是的笑话。

后来各方面比较有经验了，活动能力与生活能力都有了提高，群众工作也有了开展，吃的方面就明显的改善了。

OMT 武工队最困难的时候，应是 1979 年 3 月 19 日驳火以后那一段反“围剿”时期。那时不仅缺乏主粮，盐也仅有一点点。怎么办呢？只有向荒山林海要粮！这样每天扎营时或行军路上总要派几个同志去砍“板督”蕊，嫩的炒了吃，老的煮过水拧干了再炒。它是饭也是菜，只有一点粥水当菜汤。这样的吃法，还是头一遭。不但吃了很快饥肠辘辘，而且有的闹便秘，有的则相反，闹肚瀉，严重的一天会瀉十几次，尽管那样还要负重行军。这样大家都眼眶已深陷，身体明显的瘦削下去，全身酥软无力，步履艰难，有的行军时还抽筋。砍“板督”原来是一项花力气的功夫，在此情况下更加吃力。这次反“围剿”砍了数以百计的“板督”，就是靠大家发挥了艰苦奋斗的精神去战胜困难的。

在华区去混合区的途中，特别经过砍伐了的沼泽地，木耳和“米连”很多。“米连”我们吃多了，有时不大要去采，但这种野蕨在菜馆却是一道“热门菜”。其他竹笋、木薯叶、嫩树胶叶、“尖必腊”、Paku (Paku 河就特别多这种菜) 等都是我们经常采摘的。

在有较多群众活动的地方，鱼猎都不易获取。

在深入民族区，我们有采用伊班人抓小动物的方法——“Panjou”。就是找小动物活动较多的山，在有动物活动痕迹的路上，用小树拦成一条小路，然后在不远不远放一小门，用小树弄成弓型，绑上绳套，安上机关。这样小动物从门进，一踏机关，小树弹起，它就上吊了。什么山鸡、野猫、刺胃、鼠鹿、四脚蛇、山狗，甚至小山羊都成了战士们们的山珍美味了。

在北加里曼丹人民军第三支队（前身是 OMT 武工队），在国内建立武装斗争基地的时后，由于自己动手进行劳动生产，除了米、油、盐、糖等一些物质之外，其他肉菜基本上都可以自行解决。当时我们主要是做“板督”粉取代主粮。刚好第三、四省交界一带生长“板督”树，我们做了大量的“板督”粉。

当时我们主要的食法是煮“板督”浆糊吃。湿粉一人一天是三罐，干粉三罐半，行军也是一样。同时，它还是制作点心糕饼的材料。煮汤圆，放糖或盐都可以，或煮熟把它捞起来弄干，将炒过的“板督”粉加糖拌它，就成了汤圆。我们用“板督”粉以滚水烫了，再加入未熟的粉调均匀就可以做“面包”、“面条”、“面饼”等各种各样的糕饼了。除了煮，还可以煎、炸、蒸、烘等几种

做法。“板督”粉作为主粮有很大的优点，就是隔夜煮的浆糊从未发现酸馊掉，吃了也不会胃酸。我们靠这作粮食，加上自己种的杂粮再配上鱼肉和各种肉类，我们可以吃得不错。

在伐木活动深入混合区、民族区的时候，我人民军有跟木山营接触，向他们捐些经济与物质。特别是供给物质，一般是来者不拒。因此，在木山一带吃得比较好，物质条件比较富裕。

当年东北突击队向第四、五省挺进时，当进入无人区就遇到成群的山猪、鹿等，而且牠们见到人一时还不会就跑。因此，餐餐以鲜鱼、猪肉等当饭，要吃多少就有多少，一天煮一格饭五个人也吃不完。有时油过多，装不了，只好倒进火堆里，过餐不新鲜的肉也倒掉，使我们忍痛地变成了浪费者。再说，那里有许多的木山营和热情好客的各种少数民族，在那里游击队可以活得很好，也可以吃得很好。

## 吃在边区

在重建边区基地的创业初期是比较艰难的。进边区时男的要背上七、八十斤，女的要背上五、六十斤，要长途行军，还要爬高山，真是够苦够累的了。一到目的地立即着手砍芭。这一段时间吃的是半碗米加上一些肉煮成的“肉粥水”，用斧头砍

那数人环抱的大树是够吃力的，到下午三点肚子就开始闹“革命”了。后来有果子，就以果子和猪肉当主粮，白米只是煮成粥汤。这种吃法，可谓一反老祖宗的传统，二反肠胃的常态。确实开头有的战友闹肚瀉，甚至个别也吃到不识的果核而中毒（较轻微的）。没有果子时，自己生产之青菜也可以吃了。战友们又以青菜配猪肉（主要是后者）当主粮。这样白菜、芹菜、番茄、瓜类、梅豆一萝又一萝进入了大会餐，再加上木薯叶、金瓜叶、番薯叶等，吃起来是一大锅、一大盆的。吃起来不淡不鹹，跑路却是手酸脚软的。到了木薯、番薯出土时，我们又以杂粮为主食，（稻米做备战用），吃的条件就改善得多了。

当时我们有开辟二个比较大的生产点：“2·19”点有 30 英亩和“1·12”点有 20 英亩，可谓达到供给所需，若不是作战备粮，我们可以吃得足够。

我们也土法上马，就地取材，制造了小型的加工厂。用于吃的方面，有压蔗机和制油厂，通常一 **Selabis**（达雅人的大背篓）的甘蔗可煮 2—3 斤的蔗糖。**Tekalang** 河两岸是一座座美丽的花果山，不但果多，还盛产树积。我们把这些树积通过加工制成各种庄一块块黄色的树积油，据估计共有生产七百多斤。美味香喷喷的树积油，炒起菜来可

媲美花生油，出门远行方便携带，很受同志们的欢迎。

平时还有做各种糕饼，特别是木薯包是大家常吃的。有打到猎时大家都分到一小碗的肉，晚上还喝上一大碗的艾草猪骨汤。每星期可吃二次的甘蔗，木瓜大量出产时，每星期也可吃上二次。饮料方面，有基地式的“红毛桃”，是用伊班茄煮熟，加上糖精，冷却后吃起来好似罐头的红毛桃。有“酸梅水”是用森林出产的一种小小红酸果做成，加上盐与糖精，冷却后食也别有一番味道。除外，还有用甘蔗水煮的红豆汤和薏米水，也是美味可口。

若有节日或开联欢会时，厨房里闹哄哄的，大家忙得不可开交。桌上摆的是一碗碗大肉，什么红烧扣肉、大头鱼、腊肠、猪脚汤、猪骨萝卜汤……，及一盘盘大菜：什么黄瓜酸、内脏酸菜、板督炒面、山花生汤……等。还有各种各样的糕饼，各有风味，真是林中野味，园中美品，吃得大家心里乐开了花。

边区的森林是个天然的大粮库，可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果子季节来时，可吃到很多果子。榴槿（注）、山竹、橄榄、龙眼、红毛丹、“当杯”（伊班人称 *Kemayau*）等等。有时多的一次背几个“拉龙”（藤做的大背篓）回去，大家吃得牙软口

酸。同志们出门跑山可以不必带粮或少带粮，果子就能填饱。还有一种叫“加郎杯”的山树胶果，是一种含有大量脂肪的很好果子。首先煮过再浸水，然后再炒再煮就可食，或者弄碎做成块，然后煎就是香美可口的“加郎杯”糕。（注：榴槿是 Tekalang 河之冠，其中有两棵榴槿的果肉像鹅蛋般，其中一棵的外皮圆浑浑的无刺，这可谓绝无仅有。）

边区的鱼主要是 Semah，同志们称之为“白鳞”。果子季节来时，鱼儿就特别多，而且只只滚瓜溜圆。你可看到清澈见底的河水，一群群摇头摆尾，悠然闲游，偶而浮出水面抢吃果子，多得竟达数百上千条，使人看得眼花缭乱，陶醉其中。T 河一带的鱼通常都有三几斤到十多斤之间。到 Kanjan 河就通常有十多斤以上。二、三个出来装钓、放网和手钓等，一个晚上平均可收获三十多斤至八十斤。早期有同志在罗马河钓到几十斤的 Dabar 鱼，比人还要高。若是三几个沿河去执行任务，常以鱼当饭，初时鱼吃太多了，感觉闷热无力，便秘，有的甚至抽筋。

我们打到的猎物最多是山猪，鹿为次之，还有猩猩、吠鹿、狗熊等等。我们有一处叫“鹿湖”的，鹿特别喜欢成群结队到此舔食。当我们需要时，就到此“守湖待鹿”，有个同志一枪就同时打倒两只。在此，总共有几十只鹿为同志们而献身。

在基地，我们养了两只猎狗，它们为守生产点与打猎做出了贡献。

吃最困难应是 1982 年 3 月后的一段反“围剿”，由于“1·12”点出事，战备遭破坏，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在 20 多天的转移过程，过着半饥饿的生活。还好背有几十斤的盐，途中砍“板督”蕊和猎些小动物，钓一些鱼，一路坚持到 Sg. Pangaoh 才柳暗花明又一村。当年恰逢 Selaban Batu 树积大出之年，这种果子含有大量脂肪，山猪特别喜欢吃，每天都有山猪好打，最多一天打到五头。这段时间 Serijin Ak Ubong 真是出尽了“风头”，他被封为出色的猎手。由于缺盐，我们又要以肉当饭，就把打到的猪，炸了浸在油内，以便耐久。

边区的野菜野果有山花生 (Englanbanyau) 、有 meranti 树的果，这种果味道有点甜且涩，脂肪多，性质似树积。还有山番薯，这是一种藤生的，有大人拳头般大小，生吃或用火烧来吃有剧毒，要用水煮整个小时，然后浸在水里，换水再煮二次，才煮或炒。臭豆 (petai) ，可生吃，可煮或用火烤都好吃。只是流出的汗或放屁都有浓厚的臭味。Nibong 蕊和“阿扁”蕊也可以食。还有“打板”树果，榴槌核等也可吃，不过一般果子核都有毒，吃了会头晕，重者会吐瀉，因而要煮够、浸够，初时也不要大量吃。

## 吃在第一、第二省

据了解，林和贵他们在第一省海口区多时集中有二百多人，粮食问题都能解决。由此看来，华区吃的一般不成为难解决的问题。

在 70 年代初的某段时期，黄纪作他们在第二省边区吃的条件比较艰苦。由于不准打猎，也甚少去抓鱼，好长一段时间都是吃木薯和木薯干。有出外活动的还吃得比较好一些，那段时间在点里几乎餐餐是吃木薯干，有时偶而个别次一天有几安士的米煮成稀粥供六、七个人喝。这样聊慰饥肠，整天总觉得软绵无力，提不起劲来做事。这种吃不饱不是一、二天，而是相当时间，难怪有的说：“我不怕死，冲锋陷阵我可以走在前，但长期苦的考验我是受不了。”

听起来，最困难应是发生在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三支队那里。据说在后期他们面对某些群众的反水，印军的不断合围进攻，严重缺粮，到山穷水尽的时候，叶子的嫩芽、蚯蚓、昆虫、蚂蚁、腐烂发芽的榴槿核等什么都吃，甚至连毒蛇、蝎子、蜈蚣、腐烂的猪肉和死老鼠的皮、骨都吃。在病累饥寒交迫下，身体浮肿，目光呆滞，脚步虚浮，要采叶子吃都没有力气去爬树了，最后饿到甚至陷入昏迷。

## 吃的一些体会与经验

(一) 如果能依靠群众，不断提高生活能力与活动能力，自己动手，生产自给，利用森林这自然大粮库，不但饿不了，还会不断改善吃的条件。

(二) 要有战略的头脑和思想，要有灵活的战略战术，制订出正确的政策，要会灵活转移游击，可以主动摆脱死缠的敌人和跟身随影的困难，自由驰骋在大地上。

(三) 除了传统的大米、面粉为主粮，也可一反常态，改以杂粮为主的吃法。非洲有九个国家以木薯为主，也有的国家以玉米、小米或香蕉等为主粮。其实，各种粮食都含有丰富的，不同成分的人体所需的营养，只要搭配结合得好，也会吃得符合科学。

(四) 木头上长出来的各种菇都可以吃，土里长出的有的有毒。动物可以吃的野果，未必人就可以吃。野果的核一般有毒。据说马共突击队南下时，有八个队员吃了有毒的果子核而死。我们也曾有老战友吃了癞蛤蟆的卵与皮而丧生。

(五) 吃过多的肉，脂肪油腻引致饱胀，过多的蛋白质产生的闷热，可以引发种种不适的现象。只要配以青菜，吃些棕榈类之蕊，吃树头酸果或多喝些茶叶，都可以帮忙消退这些不适的现象。

(六) 什么叫做饿？什么叫做饭是香的？这对脑满肠肥、饱食终日、四肢不动的人，或者对坐得饱、吃得好，而又没有劳动流汗的人来讲是不会感受与体会到的。一个人一生没有经受许多方面，正反的经历与考验，这样的人生毕竟是不够全面的。若你真要体会什么叫做饿？什么叫做饭是香的？不妨可以下决心一、二天什么都不吃（除了水），又干粗活，流大汗，到时就会有一次关于这方面切实难得的人生体会了。朋友，这不是苦行主义，而是要去感受与领会多姿多彩的人生罢了。



部队的厨房

## 编后话

我们发出《征稿启事》，稿件源源而来，都编入《友谊丛书》的第一集《往事》。

这本书的特点是，表现的手法朴实无华，表现的内容除了事实还是事实。我们知道，许多作者都是在风华正茂的年代放下学业，到群众中去，到斗争去。后来有者身系囹圄，有者戎马倥偬，虽跟文字都结下不解之缘，但都不是善于驾驭文字者。他们在长期的实际工作中养成了实事求是的作风，也可以说就是本书的风格。

对投稿反应热烈，表示作者有许多经历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何况现在有了这一片属于自己的园地。投稿的热烈也给编委会以督策和鼓舞，我们希望《友谊丛书》以后各集都能得到同样的支持。

本书有些篇章是取自其他书刊，蒙作者慨允，让其编入本书以光篇幅，我们在此表示谢意。

编委态度认真，夙夜匪懈，彼此又合作无间，这是编辑此书常感快意之事。

我们也希望，本书出版后能得到读者的批评和指正。

编委会

30-9-2000

# 往事简介

二十世纪砂拉越的这场反殖反帝斗争，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事迹。这本书便是搜集一群曾亲自参与这场斗争的老朋友们所写的短文，篇篇记载着他们走过的崎岖道路及其内心世界，篇篇感人肺腑。

不论从史学、文学、政治之观点来看，均可称得上是一本反映时代特征的现实主义作品。

